

正氣月刊

每月底出版

第四卷

第二期

目錄

正氣社印

怎樣做一個成功的青年

怎樣研究主義

中山文選自序

中國民權政治之特殊性

論「民主」與「黨治」

根據國父遺教說明政治與軍事

的關係

中國舊有道德智能之探原(續)

民主陣線的哲學基礎(上)

釋信仰

劍橋的大學生活

雁山行

上海的懷念(隨筆)

藍藍(小說)

女店主(續一)

張明

譚輔之

陳知行

劉石城

滕嘉湖

何靜庵

朱華

杜衡之

劉必

李旭旦

楊繼如

史爾

鄭筆兵

彭泰堯譯

編者

編校後記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定價六角

綠的外衣，來赤裸裸比一比誰高貴，反去羨慕一個偽裝類似骷髏的人呢！知道這一點，金錢利祿與高貴無歸，也就轉了。就第三點說，既是自命為一個革命的青年，自認為有專心的青年，就不應當詛咒機會的惡劣，不應當抱怨現實的不滿。因為現實惡劣，現實不滿，才

三、珍視本身的資本

資本是經濟學上的名詞。譬如說金錢是資本，土地是資本，或生產工具是資本，利用這些做經營的本錢，可以賺錢，可以發財，或成什麼大王或資本家。但我所說青年本身的資本，不是這種資本，而是青年本身有相當這個資本的東西，可用作本錢成大事大功的。這就是青年的體魄與智慧，毅力與熱誠。

青年的體魄是成大事大功的第一本錢，但所謂體魄，是指強健的體魄，不是指普通的體魄。拿破崙每天只睡四小時，其餘的時間都用在作中，這是有強健的體魄所致。我們普通人沒有那樣強健的體魄，每天要睡足八小時，所以不能成爲拿破崙。蘇武爲單于所得，下於土窖中，七日不得食，飲雪吞氈以全命；這是有強健的體魄，才能如此戰得凍得；我們沒有強健的體魄，凍餓便死或病，便不能做蘇武。又如體魄不強的人，工作時間不能持久，往往爲主顧所不滿，而被強健者取而代之。尼采說：「世間唯有健者，始能發生他的威權，顯揚他的教力，一切弱壽終久必被撲滅。」雖不專指體魄而言，但用來說明強健的體魄的重要，再適合也沒有。

除了體魄，還要有智慧。世界上的大事，不是低能兒所能做出來的，愛迪生因被人打斷了耳朵，而發明留聲機，這是智慧的產物；瓦特因煮開水而發明蒸氣機，牛頓見蘋果落地而發明吸引定律，這也是智慧的產物。我們沒有智慧，便不能做愛迪生，不能做瓦特和牛頓。但是，有了智慧還要去運用，不然，也等於枉然。古今來不以愛迪生，瓦特，牛頓才有智慧，不以愛迪生一人，瓦特一人，牛頓一人，只顧一人見蘋果落地，然而發明留聲機，只有愛迪生，發明蒸氣機，只

有瓦特，發明吸引定律，只有牛頓，就是他們三個有了智慧，還講得運用的緣故。我們更應研究增加我們的智慧，藉智慧去加強我們的研究。

再一種便是毅力。事業的成功，不是直線的進行，而是曲線的進行，其中必轉灣抹角，經過不少挫折和阻礙的。若沒有毅力，受挫折便灰心，受阻礙便後轉，那就只有一個失敗主義者。

最後一種是熱誠，有了體魄，智慧，毅力，而沒有熱誠，也是不能成功的。四人有言：「失却熱誠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破產者，除了熱誠之外，讓他失掉其餘一切，他總會換過，重上成功之途的。」可見熱誠的重要，甚於一切。

以上所說的四種資本，是每個青年人所具有，但要珍視，莫讓其喪失，那麼，我們便可成爲事業上的富翁了。

四、加強生活的鬥爭

我說：「生活就是戰爭。」蔣百里先生說：「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離者弱，相背者亡。」昭示了我們生活與戰鬥的關係，同時也說明了生活本身即是戰鬥。我們試觀察宇宙間的萬物，無論是植物或動物，牠們的生活都是從戰鬥中延續下來的，不過牠們的戰鬥方式，不易察覺，就是察覺了，也認爲不是戰鬥，而認爲是一種求生方法，其實這求生方法，便是生活戰鬥。譬如花果以色香或刺毛與外界的動物戰鬥，（前一種是軟性的誘惑戰鬥，如有美人計女間諜的戰鬥，藉軟性的誘惑而達勝利目的，後一種是硬性的保衛戰鬥，有如堅兵甲之類，固城郭之險，藉硬性的抗拒而達保衛的目的。）又譬如黃蜂以放毒刺與外界動物戰鬥，黃鼠狼以放出臭氣和外界動物戰鬥。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人類是最高等的動物，所以生活的戰鬥，也最高明，愈激烈。人類最初是和羣體生活，後與自然界戰鬥，最後人類與人戰鬥。由此可以知道整個的生活史不過是一場戰鬥史而已。同時由此可知，戰鬥也成爲我們的本能了。現在是戰鬥激烈的世界，是戰鬥激烈的時代。一個國家是在戰鬥中，一個民族也是在戰鬥中，若是一個國家的生活，不是戰鬥的生活，就不是國家的生活，一定失敗。那麼，一個青年的生活，不是戰鬥的生活，就不是

代國家民族所需要的青年。不聽我們青年本少的生活戰鬥，不是指你殺我打，你搶我奪的戰鬥。也不是爭權奪利自私自利的戰鬥。而是指青年應與自己的缺點戰鬥，應與事業前途一切的敵人戰鬥，克服和彌補自己的缺點，克服和攻取阻止我們前途向轉向上的環境。我們的目的是爭取進步，爭道義，爭事業。這樣實行本身的生活戰鬥，然後才是國家民族的一個健全戰鬥員。要我們自己成功要這樣做，要國家民族成功也要這樣做。

五、認清人生的真義

人生到底是什麼？到底為什麼？當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看法不同就是他的生活觀不同，生活觀不同，他的生活狀態也就不同。譬如抱着出世人生觀的宗教家，與抱着入世人生觀的革命家，生活狀態當然不同，抱着藝術人生觀的人，和抱着科學人生觀的人的生活狀態，當然也是兩樣。各人有各人人生的見解，但要有正確的人生觀必先要了解人生的真義。

人生的基本問題，不外實際生活與理想生活，實際生活是生存問題，理想生活是生趣問題。就生存說，我們要「共存善存長存」才是正的生存，因為不能共存便不能獨存，魯濱遜飄流記，誰也知道是傳奇的說法，不是真的事實；不能善存便不能共存，你創我傷，鴉片不相讓，終必大家毀滅；長存是人人希望的，秦始皇漢武帝不是妄想過不死嗎？就生趣說，我們要「成己成人成物」才有真正的生趣。因生趣不能脫離人與物，沒有人與物的陪襯，既不知道什麼是趣，同時也沒有趣的發生，人生的真義，是在生存，是在生趣，所以人生的真義，也就是求「共存善存長存」和「成己成人成物」。我們怎麼樣能「共存善存長存」，「成己成人成物」？則在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我」的生命，有所「從生」，亦有所「所生」，「從生」是「所生」的相續，便是「大我」的出現，是以「小我」的生命，是別有犧牲的。我們要以「大我」的生存為生存，「大我」的生趣為生趣，本是真的生存和真正的生趣，這才是人生的真義。

李天祥在北庭慷慨就義之時，在獄中浩氣貫蒼蒼，「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皇天既正氣，不殺此類人。」他為什麼不降，而從容就義？是以「大我」之生存為生存，雖死

有所生。釋迦牟尼為劫比羅城主輪頭陀之王子，因感生老病死之痛苦，及婆羅門階級之束縛，乃捐棄榮華，捨妻子王位出家。獨處畢鉢羅樹下，敷吉祥草，面向跏趺而坐，端身正念，發大誓願：「我今若不證無上大菩提，寧可碎身，終不起此坐。」這種宗教家的作風，到現在雖不適行，但釋迦牟尼為什麼如此？是以「大我」之生趣為生趣，雖苦有其樂趣。

歸結一句，人生的意義，就是儘量改造自己，創造自己，使生命更加提高，更加充實，並儘量發揮它的潛能和光輝，使成為最偉大最悠久最光榮的歷史生命。或犧牲自己，把生命寄託於權起者，而保全最偉大最悠久最光榮的歷史生命。了解了這些，我們的人生觀，正如孟子所說的「萬物皆備於我」。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陸象山所說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了。還說什麼個人，談什麼私利！我們的生存是最偉大最悠久最光榮的歷史生命的生存，我們的生趣是最偉大最悠久最光榮歷史生命的生趣呀！

六、奉行「行」的哲學

翻開歷史一看，我國有五千年文化，翻開地圖一看，有一千一百餘萬平方公里土地；宜乎為世界之強，執世界之牛耳，但到現在還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欺凌侵略，推其原因，就是不識「行」的遺傳思想，流毒太深！自傳說伏羲丁「知之匪難，行之維艱」一語，種下「行」的根苗後，到戰國時，老莊「無為」之說，相繼為害人心，下至兩漢，其風益盛，一般儒家雖知「行」的風氣，有賴於個導，然為埋頭解經所困。至後佛敎傳入中國，導人深滅無為，超脫世俗，魏晉復以「清談」相尚，民族精神更為消沈。唐時雖有韓退之等清極的闡佛，毫無積極的領導。宋朝一班理學家，只知關門戶之見，更不能振起人心，致有蒙古人的入主中國。至明朝王陽明雖然見到了時弊，而倡「知行合一」之說，但積重難返，社會人士，奮勉的氣概，仍難勝長風的心理，故明亡滿清又得統治中國二百多年。至國父革命時，從奔走呼號的經驗當中，深深體察到中國人「知易行難」的傳統思想，和「知而不行」的普遍積習，乃國家民族的禍根，及革命最大的心理障礙。於是發明「知行易行」的哲學。第一般人，仍未能篤信力行，革命命運

遺教研究

怎樣研究主義

譚輔之

第一，要把它當作科學去研究。三民主義，不是宗教不是信條，也不是聖經，而是一種科學，當作一種觀點看，它是科學的科學——哲學；同時，是一種政治的方案，經濟的政策，但同時也是政治學的原則和經濟學的原則，是一部社會科學的論證，它本身就是科學的產物。成果，不是應說，不是假說，而是歷史，事實，知識，經驗之科學的綜合。所以我們要把它當作科學研究，第一點是科學的態度，要客觀，要冷靜。把三民主義當作第三者——我們研究的對象，不先把它當作我們的立場，不免存主觀意見於其中。第二點是科學的方法，要用一般社會科學所運用的方法，比較法，歷史法，抽象分析法，總之，要取其歷史之客觀的原因，并研究其因果必然法則。

第二，要從中國的歷史去研究它。三民主義之特殊性，就是中國主義，是中國歷史的產物。何以中國歷史不產生其他主義，而只產生三民主義，中國又怎樣的產生了三民主義，并規定了三民主義的內容，這就要從中國歷史之研究入手。中國過去幾千的歷史，因可以抽出三民主義，可以說明三民主義的來源，可是不能說明官制的組織，這只有中國當前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問題，才可以解釋。民權問題和民生問題，換言之，單是研究中國過去的歷史是不夠，還要研究中國當前的歷史——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等。三民主義已有四五十年之歷史，在這五十年之近代史中，它及其實行的黨，也創造了輝煌光耀的一大段歷史，實際構成中國歷史之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們不但要從中國歷史來研究它，而且也要把它當作中國歷史來研究。

第三，要從世界的歷史去研究它。從三民主義之普遍性說，三民主義是世界的主義，是世界歷史的產物，世界的歷史分別的產生了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共產主義，但沒有合「的產生出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世界歷史之綜合的高級的產物，中國歷史構成世界歷史之一頁，世界近代史，更是一部國際通史，不容國別史之各自孤立與相互絕緣，所以，三民主義，決不應看作是絕對的中國私有物。世界亦期發生，分期解決的三大問題——民族的問題，民主的問題，社會的問題，最後必然集中起來，一齊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集中在中國，也集中在世界，分期不能解決，只有合一才能徹底解決，以前是如何解決的，以前如何不能徹底解決，這都需要我們去研究世界的歷史——尤其是世界近代的歷史。

第四，要從中國的革命去研究它。由現實的需要，產生了理論，由理論的指導，改變了現實。這就是一個革命的過程。國民革命之三民主義革命，正是這理論與實際之統一，不研究革命，不明白實際，也就不明白理論。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我們可以說它是暴亂，我們也不能否認它是農民的革命，但它們為甚不成功呢？沒有革命的理論，只有行動，因之其行動即為暴亂。中國最近幾十年的革命——國民革命，為甚成功呢？既有理論，又有行動之故。從行動之成功，可以證明理論之正確。中國的革命吸收了好多的革命理論，同時也淘汰了好多的革命理論，在中國現代史中所經試驗而失敗或消滅的各種主義，都是革命所不需要的，反之，這更證明了中國革命需要三民主義，而且更提煉出了三民主義，所以我們要研究中國的革命史。

第五，要從世界革命去研究它。我們不同意「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環」的國際主義者的看法，但是，我們亦不能否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係。「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如果說世界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共運，那麼「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可見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之關係，世界各國的革命也給中國劃出了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影子，比如德意志過去的國民革命，法英各國的民主革命，俄國的社會革命等便是。同時，中國革命就是縮寫了世界過去和現在以及未來的各種革命，三民主義的革命正是把握了這複雜的世界革命的樞紐，所以我們要研究世界革命，當前的和過去的。

第六，從學理方面和實踐方面去研究它。求理和求知，是對主義的理論研究，是就主義之自然發生性方面去研究。參加革命的行動，創造新的社會，是對主義之實踐的研究，是就主義之具體的行動性方面去研究。在前者，重在尋出它客觀的因果必然法則，在後者，則是以此必然法則，作為觀點，作為方針，作為方法，去革命，去工作，去行動。由客觀到主觀，由客觀主義之對立，到客觀主義之統一，也就是由理論到實踐之過程。這是三民主義之深一層的了解和研究。

第七，由研究發生信仰，由信仰加緊研究。由理論的客觀研究，就可以發生對理論的信仰。自然，能使你發生信仰的理論，必然是經過

得經過客觀深奧的研究的理論。客觀的研究，只能求真，只能得知，但不能產生力量。當研究者和實踐者還有主客之分時，被研究者僅是書本上的東西，還無實際效用，所以，深一層的研究，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合而為一。其步驟是這樣：知而後信，信而後行，行而後深知。有由研究發生信仰，由信仰生行動者，然亦有由信仰生研究，或由行動生信仰再生研究者。可知研究，信仰和行動，都是對主義的研究法。

第八，和其他主義比較研究。第一點，就是用科學上的比較法，這是屬於求真求知的純理論範疇。第二點，就是運用哲學上的知已知彼，這是屬於戰鬥的革命實踐的範疇，不和其他主義比較，不知三民主義之完備，不和其他主義辯駁，不知三民主義之正確，這是山立到破，由破到立的研法。

第九，要從三民主義本身去研究。是的這他是，非的這他非，不曲解，不附會，不自從。有人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來研究三民主義」，其結果，則永遠是馬克思主義，而非三民主義。用任何其他主義來研究三民主義，都是不對的。三民主義本身就有嚴密的理論體系，它有理論根據，有事實根據，有國父全部行動和遺教作根據，如果還有講不通的地方，是自已未研究到家，而非三民主義本身之過，我們更要澈底加深研究，不能滲入任何其他東西。

中山文選自序

陳知行

國父遺教，是民主主義的精神食糧，每個國民必要誦讀。但叫國民誦讀幾百萬字的遺教，這是一件不可謂之易事，即使誦讀，而亦化時太多，難於受益。因此其中如演講一類，不少重複材料，信箋兩門，許多不大重要；除了專門研究的人，一般國民，實在無從誦讀。由研究寫成各種論著，固可啟發國民，幫助了無遺教，而同時國民，直接受了第一直接法感受，比間接了解，間接感受，受用更大。

何況當此十人十義，百人百義，誰算正確的理解呢？本着此意，我老早打算選輯「中山文選」和「中山語錄」，作為國民的精神食糧。這個意思，雖已想了許久，人事忽忽，尚未動工。從今年起，下了最大的決心，實行多年研究遺教的寫作計劃，首先決定選輯以上兩書，化了一個多月餘，現在文選編好，語錄也正著手，不久就可告成。在我這是一件快事之事。

孫文學說自序，是說明孫文學說哲學著作，及其創作的由來，進化論和大光年刊題詞，是國父哲學思想綱領，是三民主義哲學綱領，其第二篇，一向不大被人重視，那裏包含國父對人生的根本觀點，亦即說明人類歷史進化的特徵。國父思想主要的是解決人類社會問題，此文把歷史社會的特徵提出，即指出解決社會問題之道。由民報發刊詞至北上宣言六篇，是三民主義根據、淵源，和三者的主導作用交互關係，以及三種思想內容的扼要說明。由制定建國大綱宣言至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六篇，是三民主義實行程序和實際應用。由國民月刊出世辭至總統職權法六篇，作為以上研究的補充材料及參考材料。

(連同哲學思想研究)在革命過程中，一般人對民族主義見解，流有很大的出入，但對民族主義，都會發生過大的對立的見解，尤其當前對於民生主義紛歧的解釋，紛紛起來，也不過如國父所說，就是新舊兩派思想的對立，國父早已見到了。我們在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和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的種種演講詞，見到國父對於兩種對立思想的批判新軍事和外交，是支持一個民族的屏大柱石，國父說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革命的導師，當然具備這兩種知識，已經擬定著作國防計劃和外交政策兩書，因被陳炯明所叛變而沉沒。在民族主義自序已提到了。兩大著作雖然無由問世，現在遺留的，除了國防十年計劃是一個綱領以外，其餘都是段片的思想，雖然只是這些遺留於世，已足見國父眼光的遠大了。由國防十年計劃之致蘇聯遺書的十條，是關於國防的，軍事上的，國際的，外交的這些思想的一個輪廓，國防十年計劃綱領是「國防計劃」的綱領，再見未能問世的「國防計劃」之價值大，這雖介紹論軍制和精武本紀序，是創制新軍制和保存舊技術的見解。革命軍必須以「黨」為首，是革命軍的要求，也是革命軍和平當軍的分別。關於加入協約事致北京參眾兩院電，是國父對第一次大戰的態度，第二次大戰之可能爆發於太平洋，二十二年龍馬的戰後太平洋問題序的短文中，扼要而明確地暗示出來，(第二次大戰當然以中日戰爭為起點)。國父的外交特別重視對日和對蘇，答朝日新聞記者會和蘇聯代表書，是對日和蘇聯，同時對於英美亦已提及，與蘇聯聯合宣言和致蘇聯遺書，是對蘇的態度，軍事和外交思想自然根據三民主義而來，而且是其中重要的思想，因其重要，所以特別提

出。

關於行動的，一共八十八篇。怎樣才成革命的行動呢？第一立憲，第二宣傳，第三起義，立憲是革命的行動的大本營和司令部，宣傳是展開理論的鬥爭，起義是從事實踐的鬥爭，必須具此三會，才成革命的行動。立憲方面共四篇中國國民黨宣言，澳洲國民黨總理大會紀念辭，同胞要奉行三民主義第四片，中國國民黨關於黨務宣言，這四篇說明了黨的生運進及其得失，并將其革命黨和假革命黨分別出來，最後表明：「自以聯合各黨共同奮鬥」為黨的綱領。語言文字內每一文，皆訴我們宣傳的根據條件。以下都是屬於起義的，內了八十五篇，可從兩方面來說明，就是事情的經過和人物的關係。因為起義就是實際的行動，一切行動都是由大和事交織而成。敘述這事和人之說，在兩篇短文中，新加坡成立南洋支部之通告，與蔣介石論起義書，表現國父對事處理的慎重，對人聯繫的重視。事情經過，可以分成兩大階段，辛亥之始和辛亥以後，後期比於前期，事情更為複雜，但其標準仍照舊，又無高低之別，前期主要目標在於「倒滿」，後期的主要目標則為「倒袁」和「帝制」，雖然這個口號在民十三年才提出的，但民十三年前，一切行動，都是朝這個目標，不過達到十三年才成滿期，才詳明的提出而已。國父的起義是在倫敦被難之時，但倫敦被難是國父革命過程一個重要的階段，由此而造成革命領導者的地位，這個地位，不只有全國性，而且具世界性，所以由倫敦被難時兩致言開始，這裏簡單地報告被難的經過，及其脫險後的感想，往下包含：軍事活動，外交活動，運械困難，籌款困難，此四事者，概括「倒滿」運動的經過。此外還有關於大義，就是康梁在黨外阻礙革命的進行，黨內阻礙革命的進行，從而展開對康梁對黨的鬥爭。革命愈近成功，必然更加困難，失敗者難者，此時其本來的面目，無由支持下去了，到辛亥之前一二年間，同志中充滿了悲觀的情緒，「白羊飛失敗後，黃君董平，亦生一憤憤不平之氣，決欲行個人主義，以與李瑞等賭性命。」國父此時指出：「弟敢決此大義以救國，必定生用他日成敗之果也。」在失敗中，批輔悲觀主義者之阻礙，指出成功的標準，這革命領導者必要勇於任事，果敢，辛亥爆發了，經過十次大的失敗，終於成功了。訪吳稚暉於倫敦所留之紙和自亡者

國民軍政府爲，寫出 國父當時的希望和態度。辛亥以後而

父逝世，經歷大事共有以下六項：臨時大總統，討袁之役，海陸軍大元帥，護法之役，大總統，北伐之役。重要的政治主張是：關於禁煙，關於升一條款，錢幣革命，兵工計劃，關於問題，各屬退還庚子賠款問題，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些主張，不是反抗軍閥的對策，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對策。除了以上的大事和重要的政治主張以外，是爲本期革命進行的發命的打擊，一如前期康梁和章陶的打擊一樣，且過之而無不及，就是陳炯明和陳廉伯的叛變於革命策源地之心臟的廣州。此外尚有數事，足以說明本期的動態：臨時大總統和大元帥時期， 國父的政治權力，本雖有限，但其關懷人民疾苦，認爲「國本所關，不敢自暇」此其一。廣東爲革命策源地，民元以後的紛亂之狀，最後提出處理辦法，此其二。 國父經過幾十年的苦鬥，認爲武力與文化，都於同樣的重要，此其三。失敗以後對於同志的安慰和鼓勵，但與前期不同，不僅要批判悲觀者，尤其要防止腐化者，因爲本期已有掌握政權的機會，此其四。以上四事，我們依次敘述出來。自天津行轅致各報館電和入京宣言，是北伐的遺音了！這裏，簡單而壯重的指出：「……十三年前，余負推倒滿洲政府，使國民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惟滿清雖倒，而國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與各國，故吾人今日仍處帝國主義各國殖民地之地位；因而吾人救國之責，尤不容緩。……」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上爲事情的經過，至於人物的關係，約言之，可分爲集團的犧牲者；個人的犧牲者；組成幹部的各種份子；會黨也，華僑也，新軍也，國際義俠之士也；對於朋友的關懷；對於家庭的關照；對於繼承者國論與選拔，於此可見 國父的深情與明智。尤其對於繼承者的國論與選拔，由於 國父的「知之之明」和「付」，而其未竟的救國大業，才不中斷，國運

是本書

日

依據編輯過程來看，本書不是一本散文選集，是從散文中選擇出最系統地編成一本專書。由此認識 國父的革命人格，思想，行動，人格方面得到的是中心的認識；思想方面得到的是綱要的認識；行動方面得到的是大概的認識；統言之，是初步的概念的認識而已。這是本書編輯的本意。

我們還有幾點應該聲明：（一）這裏只是選取一個部份，作爲初步的概念的認識，雖已言之，不是除此以外沒有好的文章，或重要的文章，有時因爲選編計劃所限，尚有不少好的文章，或重要的文章，我們都把它割愛了，即如衆所周知的，如上李鴻章書，軍人精神教育，社會主義派別，大亞洲主義等等，都是好的重要的文章，我們這裏，這些應歸更進一步研究範圍，在初步的概念的認識這個階段，可以不須誦讀。上述各篇，且與本書某一部分，互相貫通。（二）其中有的文章，一篇之內包含幾種意思，故入某一方面，未曾失却其他一面的意義，即如行動方面，中國國民黨宣言一文，同時包含關於思想方面的重要思想，甚至有的幾篇都可交互來讀，即如與趙飛聯合宣言和致蘇聯遺書，這是一種革命的行動，一個革命者的思想與行動是不可分的。由於第一點，希望讀者，據此初步的概念的認識，更進一步的研究。由於第二點，希望讀者，要把全書融會貫通的研究。（三）因爲構成本書整個系統起見，特在專著的孫文學說選取進化論一文。（四）也爲構成本書整個系統起見，特從散作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中國革命史中只取每篇中的兩段，此外都是保存各篇的完整。 國父是一個演講家，早已被人公認了，同時也是一個文章家，似乎未幾大家了解，他的「文」和「字」，同樣具有一種獨特的風格，這種獨特的風格，是其崇高偉大的人格，淵博精深的思想，堅苦卓絕的行動，之總的結晶。這種獨特的風格，究竟是什麼呢？希望讀者親自的體會！

三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桂林。

中國民權政治之特殊性

劉石城

- 一、國父爲什麼主張民權
- 從社會進化論說——從政治的作用說——國家存在的目的說——特殊的理由
- 二、民權主義實踐的階段
- 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
- 三、把握中國的特殊
- 鴉片戰爭前——鴉片戰爭後

一、國父爲什麼主張民權

在歷史上，管理政治的力量，屬於個人的時期很長，神權和君權不是在歷史上佔長久的時期嗎？不過，在現代，神權和君權已逐漸消滅了，它們已爲民權所代替了。爲什麼？我們如果明白了國父主張民權的理由，就不致發生這種問題的。國父所以主張民權的理由，可以分三點來說：

第一從社會進化論說。國父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爲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但是爲什麼以前需要神權和君權，現在却需要民權呢？「因爲以前的人類的知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這道理講，究竟爲甚麼反對君權，一定要民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知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小孩子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倚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我們可以說：時代需要神權和君權的時候，管理政治的力量便屬於個人，時代需要民權的時候，政權便屬於人民。神權和君權在歷史上所存在的那樣久，是因爲當時的時代需要他們。現在我們主張管

理政治的力量應歸諸人民全體，是因時代已不需要神權和君權，而需要民權。國父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爲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

第二從政治的作用說。國父說：「管理衆人之事」，便是政治。由此可知，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的工具，不是管理個人的工具。然而政權則屬於少數人，政治必然的成爲治人工具，要管理政治發揮其管事的本來作用，就須政權屬於人民全體。政治的使命，在「管理衆人之事」，而「管理衆人之事」，須先同悉衆人之事，最簡了解衆人之事的，莫過於衆人自己。所以，要適當而敏捷的實行「爲人民的政治」(For the people)，就得先實現「由人民的政治」(By the people)，而要實現「由人民的政治」，就要政權先由人民所共有(Oft he People)，政權由人民所共有，政治才能由人民所共管，政治才能充分爲人民而設。

第三從國家存在的目的說。國家是社會進化過程中自然發生的一種社會的形態，是全人民所有的團體。人類在自然的狀態之中，個人都是獨立自由的，這些獨立自由的個人，要維持其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事，是人類天然要做的，保就是自衛，……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國父)人類因爲要維持生存，會不能不組織團體；幾個人因血統而結成家，二由家族而發展爲宗族，次由宗族而發展爲部落，更由部落發展爲民族國家。所以國家，從其目的觀察，乃是許多獨立自由的個人，欲獲得公共幸福或公共利益，集合而成的團體。國家雖然起於許多獨立自由的人民集合而成的團體，國家的權力當然由人民自身，換句話說，國家的政權當然出諸人民，而且應該屬於人民。

以上是說一般的論而論，在中國主張民權，除上述一般的理論

而外，還有特殊的理由。國父說：「我們在中國革命中，決不採擇特殊權利，我們是願隨世界潮流而進，則趨於短促而後廢。一」而世界潮流的趨勢，經長江黃河的流注，無論怎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潮流，直衝流到我們，也直衝到民權。現在說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這是中國主張民權的真理。國父說：「中國歷史，當是三治三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爭國常尊因宗教而戰，自出而戰的，但是中國幾千年來，所戰的都是皇帝問題，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做皇帝的思想，還沒有化除。有了做皇帝的心理，一乘同憲法打倒皇帝，二來本國人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陷於痛苦，沒有正境，三則免除這種內亂，所以主張民權，決不建立于國非和國，用千萬萬萬天來做皇帝，照舊樣，便覺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禍的禍。一這是中國主張民權的第二理由。」

一、民權主義實踐的階段

民權主義在實踐上分三階段，其次序是民族主義而後民權主義而後民生主義。民族主義者何？人民作主亡國奴受辱於外，而國家根本是主人，根本沒有自由，怎麼得上民權？民權主義是獨立國家政治制度。如果民族主義實現了，民權主義未實現，這時期人民受君主專制底壓迫或軍閥底壓迫，又怎麼得上民生？民生主義是共和國家底經濟制度。是見民族主義是民權主義底前提，民權主義是民生主義底前提，還不顯然分三階段了嗎？（葉青）「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從實際的運動看來，都證明了三民主義在實際上的三階段論。」辛亥革命，國民黨推翻了滿清，國民革命，國民黨推翻了北洋軍閥。在統一戰爭前，國民黨消滅了封建殘餘，廓清了國民革命中的紛擾。在統一戰爭後期，國民黨開始了民國經濟建設運動。「中國顯然在由民族主義（國民革命）而民權主義（統一戰爭）而民生主義（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過程之中。」

現在專制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的內容很豐富，實行起來，決不能「一蹴而躋」，必須分成幾個階段，以次次的完成之境。分成幾個什麼階段呢？國父告訴我們：

第一階段為軍政時期，施行軍法。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對軍法軍紀打打破清之專制，掃除政治之積弊，改革風俗之惡習，肅脫奴隸之不平。洗滌鴉片之流毒，破滅風水之迷信，廢去厘卡之阻礙等事。

第二階段為訓政時期，施行約法。其目的，在建設地方自治，但民權未完全，使照成完全之自治團體。這時須將全國人口調查清楚，土地調查清楚，警備訓練妥善，道、橋、築成功，人民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選舉其國民之義務，舉行革命之主義。此外還須規定地價，開辦荒地，設立學校，辦理合作。

第三階段為憲政時期，施行憲法之治。由完全自治縣各選舉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五權憲法。以五權制為中央政府。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出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二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五院對於國民大會負責。人民對於全體政治行直接民權，即有選舉，創制，複決，罷免四權。對於全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四權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

這三個階段，軍政時期是初級階段，是民權主義的軍事形態；訓政時期是中期階段，是民權主義的教育形態；憲政時期是高級階段，是民權主義的法治形態。

訓政時期是軍、憲這兩個時期互相銜接的階梯，這是國父高瞻遠矚的見解。這種高瞻遠矚的見解，是繼承着中國歷代創政的優良傳統精神的。總裁說：「中國歷史上有兩段故事，很可以說明創政的精神，一是伊尹訓太甲，一是周公訓成王。……伊尹殷切告誡……何等忠誠被至，後來太甲悔悟了。……伊尹歸政於太甲，自己退位，臨去之時，還送了一戒有二德」一篇施政的專義，以訓勉太甲。周公受武王之託，輔翼成王……成王也他訓導成功了，他和伊尹一樣歸政成王，他還是不放心，又送一篇「無逸的教訓」。……總理常以伊尹周公自待，我們國唯一負責的革命導師，他手創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的政治革命，也是更先把人民訓練成熟，然後才還政於民。這種盡負責任的精神，古今罕見，是何等的偉大！」

「現在有些造謠中傷的人，以為國民黨注重訓政，意在把持政

權，延緩選政的時期，這不過等於管蔡的流言罷了。」（張鏡君）
訓政工作，固需較長時期以作準備，然較之共產主義者要通過兩次階級的專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才達到真正的全民政治的時期，其過程短得多。張鏡君先生說得好：「中國共產主義的政治路線，是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舊路線，似短而實長。建國大綱的政治路線，乃短於前數倍的現行航線，似長而實短。」

二、把握中國的特殊

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是封建的，中國政治也是封建的。不過，中國的情形，與歐洲不同，在中國，封建時代的人民，所受的壓迫並不厲害，故歷代改朝換姓，人民好似沒有關係，他們祇要完納納稅，其他便沒有什麼問題。在這種情形下，人民對政治不感覺什麼興趣，政治觀念非常薄弱。

「但在鴉片戰爭後，情形便不同了。鴉片戰爭帶來了民權思想，同時更帶來了帝國主義專制壓迫的鎖鍊，加在中國民族底頸上。這時

論「民主」與「黨治」

滕嘉湖

過去和現在，我們時常聽到少數階級很動聽的提出所謂「民主」，停止黨治」的主張，就是最近第二回國參大會中，也有人把「民主，民主」的呼聲，叫得相當的熱烈；究竟這應是目前的現狀，是否可以馬上「實行民主」呢？是繼續需要「黨治」？我們還是我們這一個人都發問；而急須加以研究的問題。

所謂「民主」，在中國歷史上，原是一個找不到的東西，只有在西洋各國歷史中，才是一個具體而近乎現實的名詞，我們在國內的雜誌上，常常看到有所謂「德謨克拉西」一語，便是「民主」傳播中國的英文譯音，這個名詞的來源，係出自希臘兩個字所拼，其語意是代表「人民的統治」或「人民的政治」的意思，到了我們中國後，才把他譯成「民主政治」，民治政體或民主主義」等幾個名稱，而當我們所

，不單是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壓迫，而尤其中國民族不自由了！於是民權政治底問題，便不是個人底問題，而是民族國家底問題了。歐洲人民，所爭的民權政治，是個人主義的，他們受專制帝王底壓迫，非常厲害，所以他們爭的對象是君主貴族，只要打倒了君主貴族，實現民權政治，便獲得了個人底自由。中國則不然，它打倒了封建的君主貴族，並不能獲得自由，要兼打倒了壓迫它的帝國主義，才能獲得自由。所以它所爭的民權政治，不是個人主義的，而是民族主義的。」（吳曼君）「民權主義裏的自由真諦，是犧牲個人自由，結成團體，去爭取國家民族的自由。故凡個人的思想言論，居住行動以及僱仰職業營商各種自由，如有妨礙國家民族自由的時候，都是應該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蕭任宇）我們對於中國民權政治，要尋這樣的認識，才能把民權政治的空箱推上科學的階段，才算把握了中國的特殊，中國民權政治之特殊性，就在這個地方。

說的「民主，民治」，都是對他的瞭解，在意識上，並沒有什麼分別。他的定義，古今政治學者，說得很多，如英國的「蒲赫士」，美國的「杜威」，中國的「薩孟武」等，而綜合其概要，大致不外乎是對抗「君主政體，貴族政體」，主張國家政權不應屬於君主一人，或少數的貴族階級與特權階級，應該屬於全體的民衆；惟有取決於全體民衆的公決意見，制定國家施政的方針，才能算是「民主」，這種政治思想的形成，現代一般普通政治學者，以為是發源於英國，其實這在著於實際政治的應用上，則以英國為最早，而其思想的起源，早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我們從他的著作中，便處處可以找出一種「民主」思想的色彩，不過亞氏當時主張「民主」的理由，比較簡單，他只認為大眾的意思，總比一人或少數人要好些而已。僅如此，在羅馬

古時，亦曾一度發生過「民主」政體的實際運動，可惜他們只是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僅僅把「君主，貴族，民主」三者暫時融合在一起，不徹底參加政權，只希望君主與貴族對於人民少施壓迫就夠了，故種種政治，仍歸不上是「民主」，只能稱為「假民主」。至中世紀前後，「民主」思想由於不斷演進演變的結果，已深著於而蔚盛，一般人民，差不多都已知「民主」之「民」，如日耳曼民族謂「君主是一種官吏」，基督教徒更坦白說明「君由國民而設立，民非為君而存在」，等語，具見當時「民主」思想的急劇發展。迨到英國大憲章運動，「洛克」的兩權分立說出世以後，「民主」思想，早已如火燎原，不可遏止了。迨自「孟德斯鳩」和「盧梭」繼起，「民主」思想，才集其大成，而發展至頂點。根據這些循序而來的軌跡，我們可以知道，「民主」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完全是起於壓迫過甚，束縛過深，多數民衆無自由，無平等，迫不得已才採取反抗的怒潮，而針對當時的統治階級——如君主和貴族，所產生的一種政治主張，可是等到時過境遷，君主和貴族的統治地位，被這種思潮打破以後，相應而生的一種新的統治階級却又代替而生；這種新的統治階級，經過近世產業革命後的一大變動，其統治力量，便如水銀瀉地充塞了世界各邊緣。「民主」思潮建立的本質，雖是求取國家政權公決於大眾中的少數黨有經濟基礎者，利用資本，購買機器，加強其生產力，剝奪了多數沒有機器而僅憑手工業生產者的原有地位，於是循環轉復，差額愈增，財富集中愈烈，結果，世界上只留少數資本家，平添無數勞動者，這些少數資本家在經濟上既握有全權，不久，他們的勢力，便自然會很快的影響到政治上去，而政治原本是以經濟為基礎，經濟又以政治為輔翼的，如此環聯密切，國家政權，無形便又轉移到這些少數的資本家手裏，所謂「民主」，變而為僅管掛着招牌的招牌，高喊大家都有政治上權利的享受，實際，少數資本家政權在握，為着保護他的資本和財產，儘可任意實行限制選舉，壟斷立法機關，制定有利於自己的法律。所以我們的「國父」說：「不料到了工業發達之後，便生出大資本家來。他們金錢勢力，操縱全國政治，遇事都屬於優勝地位，試看那一國的政治法律制度，不是為資本家而設的？」（見三民主義為造新世界之工具）這幾句話，確把「民主」的矯飾性，露

然顯露，換言之，也就是說明現代「民主政治」的虛偽，究其量，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政治，還是為少數特權階級所專有，與以往的「君主政體，貴族政體」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差別。所不同的是統治階級換了一個內容，而名詞上新穎些而已，如果我們現在要求實行的是這一種「民主」，也就是英美現行的這種虛偽「民主」，老實說，這不但不能為中國大眾所接受，而且也永無實行的可能，反之，我們要求實現的「民主」，是必須通過「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的「民主」，那才可以說是真正的「民主」，因為「民權主義」：

（一）是主張革命民權，而不主張天賦人權，不像「民主」健將「盧梭」那樣籠統，其至乎把「民權」都放在政治七賦予自由和平等，根本就不合理，他是把「民權」之民權，僅限於國民之國民，詳言之，即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國民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賣國國民以致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均不得享有此等自由與權利——見本論第一次全代大會宣言——這是他比現行所謂「民主」優勝的第一點。

（二）他又是通過「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主張一國的政權應屬於一切民族的國民，不為任何民族所私有，而用以壓迫其他民族，近代「民主」則不然，他是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這又是他比現行所謂「民主」優勝的第二點。

（三）他又是通過「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主張一國的政權，應屬於全國的所有平民，不許社會上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區別，以及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的存在，他與歐美的所謂「民主」，只求少數資本家的政治平等，而撇開大多數民衆不顧，絕然不同。因此他又是比現行所謂「民主」優勝的第三點。

（四）他是主張權能二分，不象近代「民主」制度方式多變，有什麼直接「民主」制代表「民主」制的區分，攪得多數民衆頭昏腦脹，虛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乾脆，他把國家政治大權，分做兩個，一是政權，一是治權，前者操之于人民，後者歸之於政府，如此既可免除現代所謂「民主」轉抹抹角的虛偽性，又可矯正種種易的弊病，這又是他比現行所謂「民主」

「主」優勝的第四點。

(五)他要經過訓政時期，又不同如歐美「民主」的實施，只要混過軍政，便到憲政了，他必須使全體人民個個都曉得民權的運用，然後才能完成真正共和憲政的國家，這及其他是比現行的所謂「民主」優勝的第五點。

打聽五點，我們可以了然近代所謂「民主」政治，只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空頭政治思想，比之於我們「民權主義」的實質性，完美性，那真不知道要差到好幾道，本乎此，似乎我們有這種好的主義，就應提早實行，以鑿天一般天賦「民主者」的難。為什麼偏偏又夾上一種「黨治」呢？這正是因為我們要提早實行「民權政治」，所以更要加緊實行「黨治」，這話是怎麼說？這裏，我們不妨概略的再行引伸一下，俾便更可以明瞭。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什麼叫做「黨」？是否我們要把他看成如周禮所說「五百家為黨」的行政區域呢？還是像禮記所說「親戚姻族曰黨」，把他看成宗法社會內的一種名詞？抑是如左傳記裏有什麼「里不之黨」，後漢書內有什麼「黨錮之傳」，以及論語上有什麼「君子羣而不黨」的等等記載，把他字義演演愈演，甚至弄到什麼「黨同伐異」，「成羣結黨」的這些惡曲詞名上去，那却太挖苦了我們的「黨」了。真正的所謂「黨」者，乃是一種政治的集合，也就是各個利害相同的階級（有時或一個階級）最覺悟最進步的份子信仰相同為實現其共同利益而奮鬥的一種政治組織。同時凡對於國內政治問題，有同樣主張的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團體同心協力的進行，以便取得政治社會優越地位而達其共同目的，這樣結合的團體，就叫做「政黨」。至于「黨治」呢？可以分兩種解釋：一是政黨政治，就是一國以內，有二個以上的政黨，互相並立，施用議會政策，互爭雄長，如英，美，日等國是，一是一黨專政的政治，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固有的政權，以實行其本黨的主義，在一國內不許有其他政黨的發生和存在，而實行一黨獨裁的政治，如蘇聯之布爾什維克，德之褐衫主義，德之法西切等是。本黨現在的「黨治」，就現狀而言，自有國民參政會設立以來，既不同於前者，也不同於後者，完全是適應抗戰建國的

實際環境，求建於全民政治的一種過渡辦法，是以本黨的主義，黨員和組織來治中國的，故名曰「黨治」。為什麼本黨一定要這樣？這就是因為本黨要便全國民眾都能奉行革命主義，經過訓政時期，對於運用民權，具備公民條件，直接參加國家政治，無虞受人利用和戕害後，方才能够擺脫開。有人說：本黨「黨治」，近于一黨專政，是與「民權主義」相衝突的，其實不然，本黨的「以黨治國」，全國最高統治機關，就是國民大會，建國大綱第二十三條說：「全國有過半數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佈之。」憲法頒佈以後，中央政府依照憲法所給予職權，執行各項事務，而統治中央的權柄，則歸于國民大會。第二十四條又說：「憲法頒佈後，中央統治權則歸國民大會行使之，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複決權。」是國民大會成立之時，即「民權主義」完成之時，那能有什麼衝突呢？這一步說，本黨實行「黨治」，非惟不與「民權主義」相衝突，且為達到「民權主義」的手段，因為他在訓政時期，權力訓練民眾，并打破階級的差別，使人民有充份的智識，以作參加政治的實施，及至訓政完成，一般民眾均黨員，具有同等的才能，隨政治文化教育的進步，漸次消滅二者之差別，至此本黨自無實行「黨治」之必要了，是可知本黨的「黨治」，不特不與「民權主義」相衝突，反而成為實行「民權主義」的必經階段，尤其是在「抗建」的現階段，中國人民與環境，還在動亂未定的差次等級上，具見於紛歧錯雜思想的散佈，顯明表示多數人民的訓練還不够，認識還不清，奉行革命主義還不力，如果本黨實能卸卸下應負的重責大任，不僅不能達到預定的期望，且使奸偽之徒，足以乘機利用，搖動國本，故以現狀言，不是別有懷抱的人，我認爲有了「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正應該如本黨組織所訓示：先從「加緊培植民治的基礎」去輔導本黨去努力，真正「民主」的實現，自可拭目而待，目前的中國，我以為不單沒有實行「民主」的必要，並且也沒有實行「民主」的可能，反之，不單有繼續實行「黨治」的必要，而且尤有需要繼續「黨治」的可能。這是我個人寫完本文後，所得的一點見解。

一完。

根據 國父遺教說明政治與軍事的关系

何靜庵

我們當前最大的任務是：一方面需要抗戰，一方面需要建國；是政治與軍事同時並進。在這種環境需要之下，從事政治與軍事工作的人們，必須互相明瞭政治與軍事的关系，而後才能由在各國的崗位上，取得密切的合作，與交互的策進。關於政治與軍事的关系，根據本人在 國父的遺教上所得，是有后列各點：

甲、在理論方面

(1) 政治與軍事皆為人類求生存的工具。國父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上說：「人類要能够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够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所謂「自衛」，就是軍事重要的起因；不過是組織的方法，與通用的武器，是因着時代的政治演進而有所不同，同時，這個「自衛」的原則，到後來因為政治思想的演變，不一定都能保守；有許多是常利用他的政治上優越的力量，而發動了出乎「自衛」以外的不規則的軍事行動，以滿足其爭雄逞霸的慾望；這就是現在一般侵略者的形成。至於「覓食」，為民生方面的最大的問題；「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政治的首要，莫過於此；所以 國父在建設國綱上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而民生建設之四大條目，「食」的解決，列居其首；可知政治與軍事，皆為人類求生存的工具。

(2) 軍事的進行常決定於良好的政策。軍事的起因，本來是為自衛；後來因為時代政治思想的演變，乃有侵略人家的不軌的軍事行動；這種不軌的思想與行動，如果不把它根本剷除糾正過來，世界人類，將永無安甯之日。我 國父為求實現和平自衛起見，所以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上說：「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自衛）還要對

于世界負一個大責任；（衛人）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現在軸心國家不是要滅人國家嗎？）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請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先決定一種政策，要弱扶傾，才是盡我們的天職……；我們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這便是說，我們要用自衛以衛人，不能由自衛而變為去侵略人；但若要達到這種目的，還是先要決定有一種「濟弱扶傾」的政策，這也就是本黨革命軍所以奉行三民主義的原因。

(3) 政治的革命是要有良好的軍事力量。推翻軍主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本來是政治革命的事業；但是為了要掃除政治革命的阻力，就不得不藉武力以作先鋒；所以 國父在建設國綱的三大程序，而是要把「軍政」劃為首要；同時并在建設國綱上，自規定：「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現在精神總動員綱領上所定的三大目標之一的「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就是根據這個宗旨而規定的。

(4) 軍事應服從政治戰線從政略。建設國綱上雖規定「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但在施行時，軍事仍應服從政治，戰線仍應服從政略；這話是怎樣說呢？因為「政治的建設，要靠軍事來鋪設建設上的障礙，而軍事畢竟是政治在某一時所採取的一種非常手段，主要的還是要靠政治本身的活力」；在 國父在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對各黨演說詞中有刻切的說明：「這次國民黨改組，變更奮鬥的方法，要注重宣傳，不要注重軍事；今日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呢？大家知道我們革命的方法，自推翻滿清以後，都是注重軍事，以前是注重宣傳；這個原因，是在後來組織軍隊的機會，比從前多，說起功效來，是那一箇大呢？自然是宣傳奮鬥的效力大，軍事雖

門的小；譬如就武昌起義說：表面上雖然是軍事奮鬥的成功，但當時在武昌的軍隊，是清朝訓練的，不是本黨訓練的，因為沒有起義之先，他們受過了我們的宣傳，明白了我們主義，才為主義去革命；所以這種成功，完全是由於宣傳奮鬥的成功；假如當時武昌的軍隊，毫無有受過宣傳，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專由本黨另外起一兵，去打那些清兵，想把它們盡數消滅，他們一定拚命來和我們反抗；那麼，我們的革命，恐未必能够成功，或者我們有了一枝兵，對於我們的士兵，絕不注意宣傳，兵士絲毫不知為什麼要革命的道理；拿這種軍隊和清兵奮鬥，那麼，勝負之數，也未可必。至於武昌起義，當時能够達到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於滿清軍隊的自亂，一經發起，便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動的根本原因，全是由於我們宣傳的效果；他們受了宣傳，都贊成我們的主義，所以便不來和我們反抗；像這樣用敵人的軍隊，來對付我們的事業，所收的效果，該是何等大呢？自清朝推翻以後，我們便以為軍事得勝，不必注重宣傳；甚至還有把宣傳看做是無關緊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國沒有是非，引起軍閥的專橫；這是我們不能不負責任的。現在我們要再圖進步，希望我們的革命主義，完全成功，便要恢復武昌起義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傳；所以這次改組以後，便要請大家向宣傳一方面去奮鬥。由這一段話看來，可知宣傳力的重要；所以總裁在此對平內亂時，要主張「三軍軍，七分政治」；入第二期抗戰，又申言：「政治重於軍事，宣傳重於作戰」。不過是在正在掃除障礙，尚未達到底定的軍政時期，一切政治宣傳，都是要與軍事相配合，以能發揚武力，衝破障礙為前提；所以「國父於規畫」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而下面，復接解說明：「政府當一而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可知政治的推動力，雖靠軍事；實際在軍事的前面，還是以政治為主動，由政治的主動以發動軍事，配合軍事，再來幫助政治，打破建設上的種種障礙；而軍事的本身，完全是要有最好的政府來領導，作戰的妙用，完全是要有廣大的宣傳來做先鋒；所謂「軍事應服從政治，戰術應服從戰略」。

(5) 軍事可備前用，政治則為謀長治久安之永恆工具。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上說：「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強盛的源故，

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但是要維持民族國家的長治久安，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所以規畫在「軍政」之後，必繼之以「訓政」與「憲政」；同時并在建國大綱上明白規守：「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而講軍人精神教育，則必以智、仁、勇之三德為依歸；講恢復民族精神，則先主張恢復民族固有的精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可知武力雖為國家生命之一，但只可常備而一用；而且武力必須維之以武德，「智仁勇」；而政治則為謀長治久安之永恆工具；發動武力，以掃除寇讎，是要靠它；發揚文化，講究道德，以安定人類生活，還是要靠它。

(6) 政治為全民的政治；那末，在這種主義領導下之武力，必為民衆之武力，方算名實相副。關於這種要求，國父在北上宣言中，曾有明確的訓示；他說「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之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因為當時的武力，尚操於一般軍閥手裏，用以為私人鬥爭的工具，如不把牠收回而歸之於民衆，以為國防自衛，則長禍國殃民，實違背當初提倡革命的本旨，而全民政治的目的，也不能達到；所以他表示，在北上宣言中，於檢討曹吳把持軍閥的錯誤之後，特為此舉重聲明，以杜止再有曹吳同樣的發現。現在的中國的政治，因國難的關係，雖尚未能達到真正全民的政治；而武力由這幾年來的抗戰，確已成為民衆的武力了。

(7) 軍人要懂得政治。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上說：「中國的軍人常常說：『我們是軍人，不曉得政治』；為什麼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為他們把政治看得很奧妙很艱深的；殊不知政治是很淺白很明顯的；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是說不懂得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為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得政治」。在十三年十一月對黃埔軍校告別時，又有這樣一段話：「大家知道，革命本是政治的變動……他們發動了革

命，就是發生了政治的變動，他們在事前儲蓄得有這種大動力，能够發生政治變動，政治變動既已發生了，而他們通電，還是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一架發電機，能够發生大電力的部份，就是磨打；如果一個大磨打，能發生幾萬匹馬力的電，用這樣大的電力去行船，每小時可走幾十英里；用這樣大的電力去做工，便可動很多機器，製造很多貨物；用這樣大的電力去發光，便可裝成無數電燈，照耀很大的城市；像這樣磨打，如果能够知道所發生電的用途，又用之得當，何可以做種種有利的事業；若是不知它所發生電力的用途，或者用之失當，便要殺人，到處都是危險。現在北京有政治運動的軍人，已經發生了政治變動，尚且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磨打，自己發生了電力之後，不知道用途，當然有極大的危險。至於有大原動力的軍人，日日在政治範圍中活動，而沒有政治的知識，那種對於軍人的危險，比較磨打，當然是更大，更要厲害」。……又說：「革命本來是政治事業，如果當軍人說不懂政治，又好比是常人說不懂吃飯，穿衣，睡覺一樣；……由這看來，軍人必懂得政治；尤其是革命軍人；不然的話，就其利害來說，很容易盲動，忽略了天職，而踏上去去武人專橫之覆轍；就其自身來說，也算不得一個健全的革命軍人。至於從事政治的文員，也不可不懂得軍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春秋時齊魯夾谷之會，不是孔子懂得軍事的道理，魯君幾乎要做齊人的俘虜；尤其在一般帝國主義者大逞其兇焰的今日，每個國民，都要能軍事化。關於這種要求，國父在致陳烈一函中，曾說：「余近擬著國防十年計劃一書，以爲宣傳，使我全國國民，都了解余之救國計劃」；其書雖未成，而所擬之綱目，已秩然具備，件件都爲今日國防所需要；如裡面第三四項「舉行全國國防總集員之演習計劃，第三三項「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的科學發明之方略，第五四項「指導國民軍事學問之研究」，以及第六至第十六各項等，皆爲現代一般文官所必備的國防知識；不可不根據這些綱目而加以研究。以上是國父在理論方面，指示我們政治與軍事關係的梗概，其它關於政治與軍事關係的徵實論，在國父遺教上還有許多許多，不具述。

乙、在方略方面

(1) 黨軍的組織與政工制度的施行，是在求軍能政治化。大家都知道，國民黨革命黨，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政黨；是三民主義爲最高原則；自民國十三年改組，及同時創辦黃埔軍校以來，它的組織，已用最少數而漸推廣到軍隊的每一個隊伍，而使大部份的軍人，都日趨於革命化。「革命是政治事業」；簡單的說，也就是政治化了。同時，政工制度，也在十三年由蘇俄傳到中國來，先由黨代表名義而倡行於黃埔軍校，使政治與軍事並重。記得，民國十三年六月，國父對黃埔軍校開學的訓詞中有言：「軍隊之不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志士之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砲，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便都歸革命黨所用。……諸君到這軍校來求學，自然立志要做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甚麼根本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甚麼方法呢？造就高深學問，不但是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演；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能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精神，繼續奮烈的精神，舍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功告成，像俄國一樣」，所謂「要造就高深的學問」，「要研究革命的真理」，這都是教人要注重政治，因爲他當時考察革命所以能用很少的兵力以打敗極多數，就是因爲革命黨人能够明白革命的道理，故能赴湯蹈火，一以當百。所以，他當時又說：「在我們革命黨主張要用一個人打一百人，用一百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爲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深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的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脈溯源，說起原動力，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

發起來……」因為當時 國父有這樣的顯示，及 總裁繼續加以發揚，所以黃埔軍校的革命精神，也就成爲今日民族抗戰建國中的「中流砥柱」了！在北洋軍閥時代，軍隊所到之處，人民多望而却步；現在則軍民打成一片，這種軍民合作的結果，所以最近各部隊，各軍事學校，都注重黨的組織與政治的訓練，就是因爲革命是政治的事業，是有主義的，有組織的，有方略的，非政治化，不能成功。

(2) 地方自治實行法與實業計畫，是在求政治能國防化呢？地方自治與實業計畫，是政治上的事；何以說它是在求政治能國防化呢？因爲自治爲自衛之基礎，實業爲準備之基礎，實業計畫實業計畫與國防的關係，有 總裁二十四年九月在俄國軍訓團講詞中所說的：「總理的實業計畫這部書所定出來的東西，都是發展國計民生最切要的根本企圖；指示了我們達成這個目的方針和具體方法；而且就開導鐵路以及設置衣食住行物料之各種工作的內容看起來，實業計畫又是一個極精與完善的國防計畫」這一段話可以證明：至地方自治實行法與國防的關係，茲分析的把它說明如后：

1. 清戶口與國防上的關係 戶口的調查統計是推行地方自治的根本工作，如清查虛報，搜索奸僞，淘汰遊手，徵募兵員，以及其他關於政治經濟上種種的設計，都非從「清戶口」着手，不能爲功；尤其是清查匪類，搜索奸僞，徵募兵員，關係國防至大，所以 國父在國防十年計劃的綱目法，復列有一「國防人口問題」一項。

2. 設礦與國防上的關係 關於設礦一項， 國父曾主張：「其首要在糧食管理端；當地勞之人口，備儲至少見供一季之糧食；其次設衣住行三種需要之生產製造機關，悉當屬地方之支配，逐漸設局管理；這些主眼在轉時我們還不要到對空虛管理到這程度時，因爲受過祖國資源缺乏，各地都有供不應求的困難，尤其是糧食的困難；才感覺到這些困難，惜乎行遲不早，就其是糧食的困難與備儲。昔歐洲第一次大戰，德國即以糧食恐慌而致於崩潰，所以 國父在管理理局之設立，與國防關係，不誠重大嗎？」

關係，更直接而重要。雖然在軍事上，有時是要破壞道路以阻止敵人的前進；但在我們的後方，還是要交通便利，庶兵員、餉糧、彈藥等之接濟，可以朝發夕至，所以自抗戰以來，對於道路，一方面雖在不斷的破壞；一方面仍在後方不斷的建設；這是修道路是與國防有關。

4. 設學校與國防上的關係 昔晉駸勝法，日戰勝俄，都歸功於小學教育；我 國父在地方自治實行法上講設學校，雖無沒有連說到軍事；但學校爲軍事人才之所自出；學校發達，教育昌明，則其國民之智識水準，愛國思想，必較一般爲高上熱烈；尤其是科學的需要。國父在設學校的內容上說：「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知識之外，當注重於雙手高能，力求實用，凡能助雙手產生之機械，我當做造，精益求精，務使我能自造，而不依靠他人」。因爲要達到這樣要求，所以他在國防十年計劃上面，有一發展國防教育計劃，及「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與「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之提綱，可知設學校，雖爲政治上的事；而實際亦即養成國防人才根本上的事。

5. 定地價墾荒與國防上的關係 內安而後才敢外攘，富國才能言強兵；定地價，墾荒地，直接即所以求平均地權，發地之利，以解決民生；間接即所以求免除內爭，充實國庫，而防禦外侮；尤其是墾荒地，關係國防至大；因戰時如果糧食缺乏，即不能支持戰爭；縱令軍事上一時尙佔優勢，最後也必使人心動搖，敗軍屈辱；如前清所最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時因缺乏糧食而失敗，即其一例。同時戰時糧食之需求，因遭敵人經濟封鎖，交通阻礙，外國原料輸入困難，且因戰時消耗之增加，所需之原料，較平時爲多；如果不能爲粗放經營，以增加農業上之原料供給，即不能增加工業上的生產；其影響軍事特大。如果能令在我們大後方遍舉墾荒，使地盡其利，人盡其力；不惟土面所說的危險可以避免，且農民因賴土地以維持其生活，對於其所辛苦苦墾植的土地，必愛護備至，決不願輕易放棄，受人蹂躪；因此，更可激發其增強其強烈的愛國心理，以與共守斯土。所以 國父在國防十年計劃上，特別有一「國防墾荒計畫」之一目；可知墾荒地，關係國防，尤爲至大。

以上是就 國父遺教中的方案，略舉其大端；其它如「錢幣革命」，雖屬於政治上的經濟問題，亦與戰時有關；像這次抗戰發生，如不是因為幣制早在二十四年改為法幣，戰時財政上的困難，當更不堪設想。

總之，政治與軍事關係，猶如心腹之與手足，是不可截然分開的；尤其在還抗戰與建國並進的時候，要開本着一個中心思想，服從一個最高領袖，互相配合，互相策勵，向着革命成功的道路上勇往直進；茲把我上面的探討應用於目前的中國，所得到的認識，為結論如后：

1. 政治有廣義的，狹義的；廣義的政治，軍事包括在裏面；狹義的政治，則為政治主要的一部份，而與軍事對立，現在所論的政治，是狹義的政治。
2. 政治與軍事，有通常與革命的區別，現在所論的，是在革命中的政治與軍事。
3. 革命是有主義的，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因此，革命的政治與革命的軍事，是要開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之下，照着一一定的計劃，隨着時間與空間的演變，為分工合作的邁進。
4. 現在的中國的國民革命，對內是在訓政時期，對外則尚在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是要注重政治建設，就是所謂「建國」；軍政時期，是要注重武力戰鬥，就是所謂「抗戰」；但倭寇未去，是不能從事各種政治建設；不從事各種政治建設，又無以充實國力，來驅除倭寇；因此，目前的中國，是要政治與軍事同時並進。
5. 政治既需要軍事以為掃除建設的障礙，軍事既需要政治以來發揚戰鬥的力量，那麼，文官必須懂得軍事的重點，軍人必須懂得政治的方針，而後才能互相策勵，互相幫助，互相協助，政治才能做到有利於抗戰的軍事，軍事才能做到有利於建國的政治。

6. 要做到有利於抗戰的軍事，最低限度，是受下列各點：(一)在可能範圍內，切實的加緊清查戶口，辦理兵役；不徇情面，不賣破壯丁，不縱虎奸細；有遊手者必強編以從事生產作業或為地方勞動服務。(二)在可能範圍內，切實的有計劃發展農業與工業，以應軍實的需要。(三)在可能範圍內，切實的加緊修築道路，以便利運輸。(四)在可能範圍內，廣設學校，普及三民主義教育，發達科學，以備長成訓練人才。(五)切實的整理財政，樹立會計制度，肅清貪污風氣，以減輕戰時財政困難；而提高士兵生活。(六)切實的統制物價，提倡合作與公營制度。(七)切實的繼續新生活運動，節儲運動，舉行國民月會，以造成新的建國風氣，與加強國仇敵愾的心理。同時在淪陷區方面，雖然不能一時做到上列各點，也要能用種種「政治戰」的方略，去瓦解敵偽，爭取民衆；關於這一項，是更希望我們政府當局特別的注意！這是在政治方面；至軍事則做到有利於建國的政治，最低限度，也要到下列各點：(一)絕對三民主義革命化；(二)絕對服從命令；(三)絕對保守軍事機密；(四)絕對遵守軍紀；(五)絕對愛護軍實；(六)絕對愛護人民；(七)絕對保護中央政府所屬之各級行政機關，而不干涉它；(八)切實實行小組會議，以加強軍的組織與政治訓練；(九)切實利用暇餘的時間以從事生產與生產或幫助人民。以上是政治與軍事最低限度的要求，使全國的從軍與從政志士們都能做到；那麼，政治已發軍事上的需要，軍事已達到政治的所期；而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也就在這種真正革命的政治軍事推動和保障之下，全體動員起來了。同時，在外交方面，因為本館自力更生，主義和平，取得大衆與國的同情，攜手幫助，「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是更有十二萬分的把握；從全國的政軍各同志們，均以此互相策勵！

中國舊有道德智能之探原

(續)

朱華

曰：上篇會云十六字心法之九執厥中，爲哲學上修養之根源。此篇則又云大學功夫，澈始澈終，只從一個心字做出來，能知止方能格去物欲而天理明。是則知止，又爲哲學上修養之根源矣，其精處處同焉，敢再請訓。

曰：十六字心法，乃聖聖相傳之道統，自堯舜以至孔孟，均以九執厥中爲本，但中字之義何解？九執之功夫又何在？後世莫得而知，惟大學中庸爲孔氏之遺書，乃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故子中庶發中字之義，而于大學明止字之功，然後聖人之道，如日月之經天，人人得而共見，若江河之行地，人人得而共由。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者，心正而不爲物引也，故知止則致中矣，中者其體也，止者其用也，二者一也，在其知與致之時，皆修養之本也，迨其安於止而九執厥中，又皆成功之末也，是中也止也，則之本也可，則之末也可，謂之本末兼賅也亦可。吾始則曰九執厥中爲修養之根源，而繼又曰，大學功夫澈始澈終，只從一個止字做出來，蓋本孔子之意，以大學之言，行歷聖之心法也，吾子又何疑乎？

曰：謹受教無疑也，禮再言格致誠正以後即能修身，其關係又何若？
曰：子問修身乎？是難言也，中庸論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而推其原，謂不可以不知天。今當與子論天，夫天以四時成歲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而生元，亨，利，貞，四德何也？夫春生者萬物發始之元也，夏長者，萬物茂盛而亨也，秋收者，萬物成實而利也，冬藏者萬物歸藏而貞也，人稟氣於天，則不肖其母，而具仁，義，禮，智，四性何也？元者善之長也，故體仁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也，故嘉會足以合禮，利者義之和也，故利物足以和義，貞者事之幹也，故貞固足以幹事，是以朱子曰：元，亨，利，貞，天運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蓋性屬天賦，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此四性也，大學所謂明德，此四德也。君子行此四德

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修身知天之奧也。人生之初，天性未整，四德俱備，及智起情生，喜怒哀樂之情動，則仁義禮智之性受其戕賊，而明德昧矣，學者苟有格致誠正之功，其心已止於一而不動，則明德復其明，而舉措之，無不自天中流露，自無不在仁義禮智之中，所謂動則致和也，故曰：心正而后身修，不但此也，古之所講修身者，並含有衛生之義也，夫私欲去，而智慮明，則精神強，天理足，而正氣充，則身體健，所謂粹於面，益於舌，施于四體，四體不替而喻。又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又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均此之謂也。聖人之學可見諸外者，此爲第一步，故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蓋分析言之，格致誠正四步屬諸心，修齊治平，屬諸身，合而言之，則心固屬於身，格，致，誠，正，均修身之功，夫，而修身即格，致，誠，正之效驗也，是以論修身而不由格，致，誠，正以求之，是不知修身者也，蓋本中又有本也。嗟乎！修身之義大矣哉，修身之功密矣哉，世人由是而之焉可也！

曰：高論哲學修養，有如是乎，是誠足以助先 禮運之學說矣，願再聞身修而后家齊之說。
曰：是不難也，學者苟養至仁，義，禮，智，四德均不期然而然，由性天中流露而來，則對于日用倫常，如父愛，子孝，兄弟，弟，弟，夫，婦，婦，自然無非於理，而親其親，長其長，老吾老，幼吾幼，均各如其分矣。故曰：身修而后家齊，持論至此，或者霍然起，整衣危坐請益曰：現吾中國受日本帝國主義之虐，可謂慘極矣，願再聞家齊而后國治之義，循是以往或能進於治乎？吾不禁欣然色喜以承教也。
曰：古人謂始於事父以事君，（總理已有忠君爲忠國，說，此處係引用古語，讀者幸勿以辭害義爲仿此）又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苟能率妻子兄弟以事其親，未有不能致其身，以忠於國者，所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又曰：國者家之積也，故

一家仁，國興仁，一家讓，國興讓。又曰：人人親其親，愛其長，而天下平。況於國乎？此家齊而后國治之原理也。惟古人之論治國，須先從格致，誠正，以修其身，中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苟無修身之人，則誠明之功未著，遇事而不應者，必也。蓋至一心之靈，能勝物而無傷，任勞而不疲，方有政治之能力，吾人既不能遠道而行，以自修養其能力，更不能以此教人，則中國之強，尙無期也！爲今之計，當以總理恢復舊有道德智能之說，加賦明，規定實施辦法，通令全國，凡從政人員，及學校青年，每日須具有相當修養之時間，並於每星期紀念週列爲必要之講演，以明且篤然收復性之效，此治本之舉也。至現有一切政治，當由各級政府，迅即考察，是否合於道德，合則興之，不合則革之，而其是否合於道德，當以離否利民濟物爲指歸，所謂仁政也，此治標之法也。孟子曰：行仁政而主，莫之能禦也，苟能如此，則內修聖學，外行王道，中國之聲可立而待矣。今日中國受日本帝國主義之虐，力不足以敵之，理不足以喻之，如不行大學之道，施總理之教，則民族精神不能復，民族之地位不能高，束手待斃，雖亡無日，如能切實奉行，則羣自難不泯滅，而精神已足以圖存，日本即萬一能覆之，而吾民族決能自復之，欲求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在吾民族之自決矣，凡有氣血易興乎來！

曰：敢問國治而後天下平，尙有深義乎？

曰：是無他，苟能內修聖學，外行王道，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參其治國之用於天下，亦同臻於理也，故曰國治而后天下平。

曰：先總理之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固無往而非利民濟物之仁言仁政，乃迄難實行，國仍未治，其故何哉？

曰：先總理之遺教係積四十年之經驗，而成其學問之精深，與目光之遠大，非常人可比，一般人無深刻之研究，未知之何能奉而行之，此其難於實行之點一也。且一切政策，均體大而用宏，措施之細，需費浩繁，苦於無財而不舉，此其難於實行之點二也。有此二點，雖有仁言仁政，而不能行，又將何以治國乎？對於第一點，須恪遵總理恢復舊有道德之旨，努力手格致誠正之修養，用誠明之功以求之，則其勢可立著，而總理所謂一貫的道理，乃得臻於美備。對於第二

點，爲物質建設之實業計劃，再應設法竭力進行，餘如目下民生之凋敝，凡政府力之所能及，應先其所急以資救濟，爲推行仁政之漸。吾嘗聞：當爲根本之圖，苟能實施，則由漸而著，總理之志行，總理之精神真不死矣，何憂於國之不治哉？

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貫之道理，已蒙受其益矣。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新有道德，尙應如何恢復耶？

曰：吾嘗先釋其義，再論恢復之辦法，夫忠孝者，仁義之見端也，故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愛者即仁也，信義者即義，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無義之信，不可守也，和平者即禮也，因禮之用，和爲貴也，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實爲於仁義禮三德，合總理之所謂智也，而仁義禮智四德俱備，其恢復之辦法，亦宜分內外言之，以言乎內，必從格致誠正之功，至修身知天之後，則德方可恢復，以言乎外，則當中國家以政令行之，遂字列其事蹟之顯著者，編爲教課，而另定單行獎懲法令，信賞必罰，以移風而易俗，亦庶幾乎其可矣。

曰：先總理提倡舊有道德智能之外，還要恢復固有的能力，並且要迎頭趕上學人家的科學，洵不易之論也，不知格致誠正之修養，于固有之能力，及科學之進步，亦有裨益否？

曰：吾早已言之矣，中國古代政治上之能力，智識均從哲學修養上得來也，如總理所舉各種固有之能力，乃古聖人創造能力之一部份，其凡吾人起居日用一切利用安生之物，孰非古人之能力所創造耶？蓋均由一貫之學，誠明之功，修養而得之智識，方有此創造之能力也，然創造一物之微，實不足以見修養能力之大，昔大禹治水之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禹乃疏九河，濬濟漯，決汝漢，排淮泗，以治之，所謂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其開山引水功程之大，不亞於總理之實業計劃，且無機器科學之用，僅十三年而竟其功，其能力之大，直難比倫，致此之由，亦以其有誠明之神智耳，故稱之曰神禹，且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足見人欲淨盡，已無絲毫之私，乃有此偉大之成功。吾人苟能本總理之遺志，從事哲學之修養，屏除一切私欲，力求誠明之效，不但恢復固有之能力已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苟能得誠明之智，而行其所無事，即推行總理實之

業計劃，亦不難矣，嗟夫！吾不禁拭目以望之矣，教育努力於此耶？至於以格致誠正之修養，迎頭去求科學，則一切學理自不難迎刃而解。真如 總理所言可以減少兩百多年光陰矣，古人有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之說，今之青年，果能學養並進，則光陰又可減少一半，其造就之速與廣，豈可量耶？且智能者固科學之母也，換言之；中國之哲學修養，即科學之母也，又豈虛言哉？知吾說者，不待言矣。

曰：先 總理恢復舊有道德智能，及迎頭去求科學，為救起民族根本辦法，今得斯說，而其旨全矣，惟修養之方法，不敏尚未澈底領會，願請再暢言之，公諸國人，共求自由平等，及夫大同之治，不亦善乎？

曰：古聖人之哲學修養，其用雖廣，而其深蓋簡，雖千言萬語，只是心存而不放耳，若放其心，而不知求，則無修養之可言，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之謂也，然則心如何能不放？曰：存則不放矣。如何能存？曰：操則存也。惟操不可過急，其要處起心動念處，能自察覺，心苟外放，立即停止，即知止之說，操存之道也。故程子釋中庸之旨曰：苟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宜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德壽聖功化之極，蓋能知在養而省察之所傳行功之要矣，如操之過急，則性天不能活潑，而聰明之氣不發，學者誠不可不知也。迨積久功純，初則隨起隨止，一操即存，繼則不操亦存，一止不起，則聰明之性體乃見，故易曰：成性存存，道體之門，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天理也，仁誠禮智所自發也，此時蓋天理充實而誠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之謂也。雖然，猶未足以盡修養之義也，吾嘗更進言之，吾人亦知天理果何物耶？蓋吾人所稟於天之正氣也，即天命之德也，程子所謂，本出於天，而體備於己者此也，吾前所言者，係先期學理知乎此，則知其實際，而修養之功更進一層矣。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故心虛則氣耗，心存則氣充，必心常存，而氣常充，學唯兼有進境，而久則徵矣。故孟子曰：充實之謂美也，充實既久，則博厚矣，博厚既久，則高明矣，即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及其既得高明之實境，再直養而無害；愈擴愈充；放之可彌六合！則至大至剛之浩然正氣充塞天地間矣！中庸曰：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悠久無疆，功至此，則聖人德配天地，而其境界無疆矣！故孟子曰：大而不可知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即程子所謂聖神功化之謂也。有志者，欲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不由存養以求之，又何從致其力哉？雖然，是猶未足以求自由平等及夫大同之治也，吾嘗再為子言之。吾人亦知夫潛然正氣，果何物耶？蓋中庸所謂修道以仁之仁也，此仁也，猶果之仁也，人無氣，果無仁，則不生，故人以氣為仁也，乃天地生生之元氣也，亦即 總理所謂精神妙不可思議之生元也，何也？生元者，即易經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而在天為元，在人即為仁也，夫欲行仁政，當先有仁心，頃所言者，係修諸內，知乎此，則從內發揚到外，而修養之功又進一層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存心以養其氣，則近取諸身，而仁至矣，昔顏回三月不違仁，此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此仁也。換言之，仁者即人之真生命也，成之即浩然磅礴，與天地同流而永生，此聖賢兼德寧願殺生以成之者，其容明為何如哉？吾今與子初言誠，禮言氣，終言仁，三者苟知其一，似亦可矣，又何必分之哉？其中實有誤焉，蓋誠者其功也，氣者其體也，仁者其用也，必以誠之功，養其浩然之氣，則仁不可勝用也，且仁之用雖廣，而無誠明之智，則智不足以知人，無剛火之氣，則勇不足以行仁，故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德也，又曰：知所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矣，是欲自由平等及夫大同之治，則智仁勇三者缺一不可也，惟推其原，則誠之而已，故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而誠之道，則心存不放而已，不亦簡而易乎，且曰：易簡，易簡，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但其始雖簡，而其終則難，則內聖外王之功無不備，故歷聖傳授心法，以治心之法為一貫之學也，夫一者不二也，中庸曰：其為物不貳，顯其生物不測，又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然則，聖人之學豈在多哉？亦曰一以貫之而已！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吾予多學而博識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其教人簡而易從可知矣。

。嗚呼！天下豈有盡善盡美，且遠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亦命也。故孔子尚有乘桴浮海，予欲無言之嘆，而吾尚何言？。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中國之大，苟能行之，必有造其極者，歷代聖賢及一總理在天之靈，其默佑之矣。

或者哈畢靜默久之，三致其鞠躬而退。

結論

居今之世，莫不尚科學，而科學者科學萬端，但科學亦能為惡，何也？亦在乎人之有仁無仁已耳！仁者博愛之謂也，凡能利人羣之事業皆無不為之。科學至於今日，可謂昌盛，惟能利人羣者，究幾許？亦莫能利人羣，其業皆播種人類者，可謂也。例如電氣、熱氣之發明，亦皆用利戰爭利器，其餘如潛艇、飛機、無線電、光道、欲以殺害人類為快事，居心何等慘酷！不仁至矣，吾人類又何多有此科學為哉？如發明科學者，及使用科學者，一以仁愛為出發點，移其發明科學之光之忍心，一變而以科學作利人羣之行為，而為促進世界大同之事業，世界人

類實利賴之。吾故曰科學萬端，其科學萬惡，均在乎人之有仁無仁，作分野耳，曰，仁何以得，曰，求仁斯得仁矣。上已語焉詳之。

食色之慾，人生最難解決之問題，今世援據尤為微結之所在，有能於此道深致力焉，則似別有其天地。謂予不信，請再舉例以明之。顏子在陋巷，一單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愛，回也不改其樂，其處境之窘，可謂窮矣，其樂不改，可謂樂矣。又如文子天祥以蒞蒞之場，為其樂樂之國，臨難不苟，正氣凌雲，成仁取義，千古不朽，非平昔養有素敦克遂此，凡屬國人，誰不當為文子天祥耶？

此文完成後，因見陳立夫先生在中紀念週演講生之原理，發悟古奧，精微透闢，乃寄請參考，旋得復書，一語獲括，茲將原書錄后，即以此作結束。

「濟華同志：惠書并大作「中國舊有道德智識之探原」，謝謝。潘先生為老師書信，而同志探本究原，其志亦復可嘉，發明如何恢復中國之舊有道德與有能，頗為詳盡透澈，而其要歸于求放心，蓋知之者鮮矣。隨身諸續珍攝，不宜。陳立夫。」

蘇聯遠東的國防兵力(陸軍)

| | | | |
|----------|------|----|---------|
| 第一獨立赤旗軍： | | | |
| 狙擊兵師團 | 二個師 | 兵員 | 四〇,〇〇〇 |
| 騎兵師團 | 七個師 | 兵員 | 五一,〇〇〇 |
| 戰車師團 | 三個師 | 兵員 | 一〇,〇〇〇 |
| 空軍師團 | 三個師 | 兵員 | 一〇,〇〇〇 |
| 合計 | 一五個師 | 兵員 | 一一二,〇〇〇 |
| 第二獨立赤旗軍： | | | |
| 狙擊兵師團 | 二個師 | 兵員 | 四〇,〇〇〇 |
| 騎兵師團 | 三個師 | 兵員 | 五一,〇〇〇 |
| 戰車師團 | 三個師 | 兵員 | 一〇,〇〇〇 |
| 空軍師團 | 三個師 | 兵員 | 一〇,〇〇〇 |
| 合計 | 一五個師 | 兵員 | 一一二,〇〇〇 |
| 合計 | 三十個師 | 兵員 | 二二四,〇〇〇 |

民主陣線的哲學基礎

(上)

杜蘅之

自一九一九年第二次歐戰爆發後，世界上的兩大強國——民主陣線與軸心集團——日益明顯起來。單說民主陣線，這不僅是許多愛好和平崇尚民主的國家之力量的結合，並且是建築於一個共同的哲學基礎上。

當然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由美總統羅斯福與英首相邱吉爾共同發表的所謂「大西洋憲章」的八項原則，可視為民主陣線的重要基礎之一。這八項原則是：

- 一、英美兩國並無擴大權力攫取領土及其他野心。
- 二、英美兩國不願見有違反人民自由意志之土變更。
- 三、英美兩國尊重一切人民均有選擇政府形式之權利，並願見被武力所剝奪之各國，均能恢復主權及自治政府。
- 四、英美兩國當將戰後使所有各國不論大小不論勝敗，一律平等，均得享受其經濟繁榮所帶之貿易及世界資源，而各國對於現行條約所負義務，均應予以尊重。
- 五、英美兩國願意促使世界各國實行經濟合作，以改善勞工標準，並謀經濟的進步及社會的安寧。
- 六、在摧毀納粹暴政之後，英美兩國希望能建立一種和平，使各國在其疆界之內，均能安居，不存有恐懼與不虞之虞。
- 七、英美兩國仍主張公海航行自由，任何國人民均得自由橫渡公海，不受阻礙。
- 八、英美兩國相信世界各國，其於現實及精神上的理由，必須放棄使用武力，良以各國如仍使用陸海空軍威脅或侵略國外，則將來即無和平可言；兩國又深信，現欲建立一廣大及永久性實一般安全制度，則各國一律裁減軍備，實屬必要，是以兩國極願援助及鼓勵各國切實辦法，俾使所有愛好和平之民族均能其

負擔。

上列八項原則，不但是與第一次歐戰時美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十四原則」同樣具有高尚無私的理想，而且也是很切實際的「辦法」。廣泛地說，這八項原則都是開發民主政治的真精神的，也是直接或間接實現民主政治的。民主政治精神所在的一「平等」與「自由」的觀念已在這裏充分表現出來。

這個八項原則的創建者之一美總統羅斯福，不但是民主陣線的實際領導人物，也是民主陣線的哲學思想上的領導者。他近年的言論，一貫地為民主政治解釋，奮發與發揚。試看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就第三屆總統的宣言上說：

「一個國家的生命，與常用它整個的生存意義來作衡量，但有人懷疑到點，也有人相信作為我們政治體制與生活範疇的民主主義，是給一種神祕而人為的命運限制着並衡量的，因為若干不可思議的理由，以掩護其與奴役將排山倒海而來。自由則已成為明日黃花像潮水似地退去了。我們美國人完全不相信這種話。八年前，奧利華合眾報和樹的生命似乎被一種命論的恐怖所僵化了，但我們曾用事實來證明其不確。那時我們誠然是在震盪之中，但我們却有積極挽救的行動，我們曾經迅速勇敢而堅毅地行動着，於是後此的數年，又覺得生氣勃勃，成為民主政治灌下大家欣欣向榮的日子。因為上述的幾年中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安全。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更聰明地對於一個國家的未來，須以物質以外的東西去衡量的。民主政治在國內順利地通過了難關，掃除了切危害它的障礙，在堅定的路線上，建立了新的機構，由此而保存了民主政治的一切精神，這對於我們現在與將來最重要的經驗與教訓。我們的行動是依照着美國憲法的三權制而進行的。政府系統下各個合作的機構，仍繼續自由地發揮它的功能，人備

宣言仍沒有破壞與違背，選舉自由也完全存在。那些說美國民主政治必將敗壞的預言者，他們不祥的推測完全給事實推翻了。事實證明民主政治並不在衰落與死亡的途中。我們知道這事實，因為看見它與生長；我們知道它不會滅亡，因為它建基於無數美國男女不可摧折的創造力，他們為同一的事業聯合起來，而他們的事業又是根據多數的自由意見去實行而完成的；我們知道它不會滅亡，因為在各種政府形式之中，祇有民主政治表現了人類光明意志的整個力量，我們知道它不會滅亡，因為祇有民主政治，在改良人類生活的工作當中，建設了得以作無阻進步的不可限量的文明；我們知道它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不備自表面的觀察，感覺得它在世界的每一洲發展着，而且惟有民主政治是最合人情，最進，始終為人類生活中一種最顯赫不滅的方式。

上面這一段話，說明了羅斯福對於民主政治的真誠的信仰，他並且指示美國人民說：「請在今日這樣艱苦未有的大危機中，我們堅毅不拔的目標，是保護民主政治的完整，使其永垂不朽。」

（羅斯福競選三屆總統成功後，在一九四〇年底所發表的「爐邊講話」）（註一）又大聲地喊出：「我們必須成為民主政治的大兵工廠！」他告訴大家：「我深信美國人民已下了決心，用空前的偉大力量來增加各種國防工業的生產，以應付對於我們民主信仰的威脅。」根據這篇演說，他又提出了一援助民主國家法案」（註二）於國會。卒使美國成為符合其實的民主國的大兵工廠。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羅斯福又有篇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其中論到民主陣線的共同理想，說：

「全世界已知道我們這一個團結一體的國家，已經認清了當前時危機。現在我們這個民主國家，為了應付這危機起見，已在實際行動了。我們知道普魯士的兇暴十分可惡，納粹野蠻之尤甚。納粹的實力者不獨想改變殖民地的地圖，或歐洲大部份的國界，他們竟公然要把各大洲上一切代議制度的政府一舉而毀滅之。我們美國當然也包括在內的。他們要建立起一個由那些藉武力奪得政權的少數人來統治全人類的政府以代之。這些人與受他們麻醉的黨徒，是將新秩序，其價值不貲，更無秩序可言。因為這原

來的秩序，必有其永久性，必定是一種有公道的制度，這才可以使每一個人甘心自願接受它，作為長時期生活的軌範。人類決不願永遠接受藉征服而強制接受的制度，而自給於奴役。這些近代的暴君們，為實行其計劃起見，深感一切民主國家有一個接一個別除的必要。在以前歐洲的許多國家，就連我們自己在內，都沒有看清楚他們這種滿意。可是現在我們全都明白了，這種別除歐洲民主國家的手段，在一九三九年及一九四〇年之中，完全依照計劃順利進行，直等到遇見了打不倒的英國自衛者，這計劃才給打得粉碎。

「這些民主政治敵人的思慮，犯了一個極簡單的錯誤，那就是他們以為民主國家無法使自己適應這即日實現的世界大戰，他們以為民主國家過分重視人權，無法武裝起來應戰，他們以為民主國家祇願與別國共享和平，運動員全力以自衛也沒有能力。可是現在他們該知道民主國家不但可以保全其為民主，却同時能戰鬥，適當地武裝以自衛了。軸心國家的宣傳機關傳來很自信的預言，說征服我們這個國家，是一種「內部的」工作，換句話說，這種工作不靠外來武力的侵襲，而靠割裂紛亂離間與精神上的分化等種種內在的活動。抱這種信念的人，實在一點不知道我們的歷史。美國這國家決不會受妥協者失敗主義者及陰謀擾亂者的影響。因為我們有什麼問題都公開提出來講，任何人都可以聽得見的。就在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着一個大規模的辯論，這辯論決不限制在國會的會場上，全國每一張報紙，每一個廣播電台，每一家酒肆茶樓，都參加討論，而其最後決定，是由美國全體國民來決定的。」

「我們民主政體的決定，也許遲緩一些，可是一旦決定之後，並不是由任何那一個人的聲音把它宣佈出來的，而是由一萬三千萬人民衆口同聲把它宣佈出來的，其效力當然來得比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出，而全世界也當然不會對我們起一點懷疑了。這個決定結束了我們國內任何緩慢的嘗試，結束了動我們與獨裁者們週旋的惡意，並結束了與暴政及武力侵略者的妥協。最緊要的是現在這個時候，我們相信當我們生產數量發展到最高點的時候，全世界

的民主國家將以事實來證明獨裁者之不能勝利」。

太平洋上，日本對英美開戰後，民主陣線也更堅強化了，羅斯福與邱吉爾又於這年（一九四一）聖誕節前後舉行重要會商，兩氏對聖誕節前夕的廣播詞，又把民主政治的精神加以闡發，羅斯福說：

「我會指出一九四一年是殘虐自私的毀滅自由制度的統治者控制下的敵國向我們進行侵略戰之年，他們的目的是要剝奪這愛好自由的人類數百年來所艱苦獲得的自由」。

邱吉爾說：

「我們應該立下堅定的決心，不惜犧牲，使我們後輩兒童所繼承的祖先遺產，不致遭受剝奪，使他們在文明世界享受自由的生

活，不致遭受剝奪」。

二

現在民主陣線日在擴大之中，參加這陣線的所有國家都可說是信奉民主政治為最高原則的，都是站在這同一的哲學基礎之上。

民主陣線的哲學基礎——民主政治思想——還可追溯到。現在可把第一次歐戰以至第二次歐戰這二三十年間的民主政治思想互流說一說。

我們應該知道，第一次歐戰與這次歐戰（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這次世界大戰，似乎更恰當些）都是民主陣線站在一邊，反民主的集團站在一邊。

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十四原則」後來被作為和議的根據，可說就是那時民主陣線的最高理想，其重要的涵意是：

- 一，公開的和平條約，不得再有秘密外交。
- 二，戰時平時海上航行絕對自由。
- 三，一切經濟的障礙撤除。
- 四，裁減軍備。
- 五，公平的調節殖民地利益。
- 六，從俄國領土撤出軍隊，並使俄國有發展自身之充分的機會。
- 七，比利時撤兵並當復原。
- 八，一切法國領土當解放，其被侵入之地帶當復原，普魯士於一八七一年所佔領之西羅西州也當退還。

九，依民族境界以改正意大利國界。

十，對於奧匈國內各民族應有自治發展的機會。

十一，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尼格羅當撤兵，其被佔領之地當復原；塞爾維亞給以出海之口；巴爾幹諸國在國際保障之下力求和平相處。

十二，土耳其帝國之本部地方當給以安全的主權，但其他民族當享有生命安全及自治發展的機會，而韃靼尼爾海峽當依國際保障對一切國家的商船開放。

十三，波蘭當建成一獨立國，而具有出海之地。

十四，當組織一個國際聯合會，對於大小國家之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一律予以共同保障。

第一次歐戰的結果，也是民主陣線勝利，不但陣線的主要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全都更加民主化起來，就是許多新興國家也都採取民主政體。當然戰敗國也賦好順從這個潮流，一個個完成它們的民主革命。

先說戰敗國的民主化的經過。保加利亞國王費魯南於一九一八年十月讓位於其子布利斯三世，名義上雖然仍保持君主政體，其實掌大權的是一位代表民主勢力的斯丹布林斯基 (Stambuliski)。土耳其也由凱末爾領導推翻了土皇，建立民國。奧匈帝國內部也於戰敗之餘，開始分裂。匈牙利在一九一八年離開奧地利，自形成一個共和國。一九一九年奧皇出走瑞士，奧大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就宣布為共和國。專制的德意志也由威瑪憲法（註三）一變而為民主國家了。

新興國家則如捷克，波蘭，芬蘭，愛沙尼亞，萊特維亞，立陶宛，都是採取民主制度的。

第一次歐戰後，民主政治的進步也是顯著的事實，民主政治始終構成人類思想潮流之一，站在最前進的地位。這些進步的事實也可歸納地舉列出來：

第一是代議制度的改進。代議制度演進至於二十世紀，不免發現許多未能令人滿意之處，對於代議制度極力主張改進的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正如柯爾 (G. D. H. Cole) 所說：「真正的代議制，也如

真正團體之給為指定的與機此的而非統治的，其所代表者非個人，不過是代表人羣所共有的一種官能而已。代議政治之根據於一種觀念，即個人能為他人所代表者，實是一種妄謬之論，並且這種謬論大足以妨害個人權利以至於社會的幸福。對於代表的真正性質明瞭以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其效果如何。選擇代表的目的若弄不清楚，則代表漸變為「錯誤的代表」。並且由團體而成的代表性格之活動也立即消滅。錯誤的代表常見於今日「萬能」的代表團——國會——裏面與倚恃這種國會而生存的內閣裏面。又說：「議員之被選是欲其辦理所發生的一切事務，而絕不是為了各種不同的事務必需要各種不同的人才來處理。所以國會日趨於腐敗與「財閥政治」(Plutocracy)已是勢所必然。他所處理的事無一得當，地的初意也並不在妥善處理各類事務，但這不能實之於議員們」。(註四)於是柯爾提出了職業代表制，他說：「祇有一個方法可以避現在議會政府方法的缺點，就是每一種職業有一個代表的團體，每一個代表的團體有種職業。換句話說，真正的民主政治並不是建設在唯一無二的萬能的代表制度之中，而是建設在許多對立的職業代表團體的制度之中」。(註五)這種職業代表制在戰後大為倡行，具體的表現則首推德國的「中央經濟院」(Reichswirtschaftsrat)，依德國威瑪憲法第一六五條及該院組織法之規定，這院包含四種份子，一種是各類企業雇主的代表，一種是各類職工團體的代表，一種是消費團體的代表，一種是政府的代表。固然這院的權權不是「立法的」，而大半是「諮詢的」，(註六)但是職業代表制的精神却由此而得到發展不少。這固惹人注目的「經濟院」同時引人遺憾的是未曾成立，成立時是一個臨時經濟院，包含六種代表：(一)各類企業雇主的代表，(二)各類職工團體的代表，(三)消費團體的代表，(四)公務員及自由職業的代表，(五)參議院的代表，(六)政府的代表。而大部分的代表是(一)與(二)種。法國自一九二五年起也有這種經濟議會的設立，英國於一九三〇年也設立了經濟顧問會議。這三國的「經濟議會」却都是一種諮詢機關，並無直接立法之權。意大利的參議院自一九二八年以後，就在法西斯黨的操縱下，實行職業代表制。巴西一九三四年的憲法規定參議院共設議員三百人，其中二百五十人由地方團體選舉，五

人則由各職業團體選舉，在職業團體選舉中，勞資雙方有平等的權利。

此外，直接民主制度的發達，也是為了補救代議制度而來。這種度實行最早而又最完備的是在瑞士的烏利(Du)，奧伯瓦頓(Oberwalden)，尼德瓦頓(Nidwalden)，葛拉斯(Glarus)，阿本塞耐卡頓(Appenzell Aargau)，阿本塞耐色頓(Appenzell Aussersidoden)等六邦，其最大的理由就是各邦人口都很有限，最多不過六萬，最少的僅一萬餘人，所以公民直接行使立法甚至行政權力，都還沒有困難。若要把這種制度擴張到較大區域，當然困難在所不免。現代各國所謂直接民主制度，祇是一種全國總投票的方式。茲引德國威瑪憲法的規定為一例：

- 一，參議院議決的法律，參議院有抗議權，一經抗議之後，該項法律即交議會復議，若參議院與參議院仍不能一致時，大總統得於三個月內，提交公民票決。若參議院不願參議院之抗議而以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數可決時，大總統須於三個月內公佈之或提交公民票決。(第七四條)
 - 二，預算案，租稅法案，俸給法案，除由大總統命令外，不提交公民票決。(第七三條)
 - 三，有選舉權之人民十分之一之提議，提出法律案時，也須提交公民票決，但政府如將此法律案並加附意見提出於議會，而議會不加何等變更而可決此法律案時，則無須提交公民票決。(第七三條)
 - 四，因議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請求而延期公佈之法律案，經有選舉權之人民二十分之一之申請時，應提交公民票決。(第七二條)
 - 五，憲法之修正，如議會不願參議院之抗議，參議院可要求於一星期以內提交公民票決，大總統即無公佈此項法令之權。(第七六條)
 - 六，大總統任期雖未滿，經公民票決可以解除其職務。(第四三條)
- 其他新憲法如奧國憲法第四一，四三，四四各條，愛爾蘭憲法第

四七，四八，五〇各條，愛沙尼亞憲法自第二九條至三四各條，又自第八七條至八九各條，萊特維亞憲法第七二至八〇各條，立陶宛憲法第一〇三條，都有類似的規定。這種制度雖然在實行上頗有困難，却不失為一種很進步的政治制度。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單純的「公民權投票」(Propositive)在歐戰後也頗盛行，此與前述之複決權略不同，因為這是決定人民之國籍及對於一個統治者是否贊成而言。這種方式可說是受威爾遜民族自決之主張而來的。德國一九一九年的威瑪憲法就規定各邦間的領土之變更，可以由人民用總投票的方法自行決定。事實上，則波蘭與德國間有一九二〇年的土萊與(Uberschlesien)的總投票。薩爾(Saar)之歸還德國，也是在一九三五年，經當地居民總投票而決定的。至於近年來輻心國家戲擬以「全國人民總投票」的方式決定某項事件，都是刺刀下的民意，不能與此混為一談。

第二是人民權利的擴張。自來各國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權利，大都是積極的自由權，以便不遭政府之侵奪為目的。至於第一次大戰後，大家已着意於積極方面的權利了。也就是說，人民有權要求政府給付

釋 信 仰

劉 俊

種種利益。這種權利大都是關於經濟方面的。在德國威瑪憲法中，已規定人民有「工作權」，也可叫做勞動權，就是人人可要求政府給以工作之機會，否則就必須給以必要生活費。至於一九三六年的蘇聯憲法更為進步，除了對於工作權規定獲得工作之保證，並按照其工作之分量與性質，獲得相當工資。又規定「休息權」，將大多數工作時間減為七小時，得於假期期間獲得工資。次為「生活保障權」及「受教育權」。所謂生活保障權，規定年老殘廢者應受救濟，受教育權則規定基本教育完全免費，高等教育也領大津貼制度。

第三是無階級政黨的興起與勞工立法的進步，這都是說明民主政治已漸漸脫離了「階級性」，走向全民政治的途上。

無論從那方面來看，民主政治是一天一天在進步在生長，它一定會有一天完全達到理想的境界。如果嫌它進步得太遲緩，因而捨棄之另採別種的體制，那麼，一定陷於「因噎廢食」之病，在人類政治史上也造成功虧一簣的悲劇，現代主張與採行獨裁政治的，正是這悲劇的主角。

(一)

國父解釋「主義」兩個字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由思想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這是對「主義」兩個字最透澈而正確的詮釋，我們必須要切實體認才能真正了解的。現在且專研究「信仰」兩個字，以啟吾人樹立中心思想和信仰的引導。

信仰是什麼？先解釋「信」字，梁啟超氏在三民主義理論之探討一書中說：「信，就是人對於未見的事，未來的事之一種判斷。」其事物雖未見，或屬於未來，但憑過去的經驗，或信或不信，可以推知

共有無真假，這便是「信」的本義。梁氏又說：「信仰則比普通之「信」更深一層，信仰於有無真假之外，還有善惡美醜之判斷，應當不應當之判斷，我們對於一種道理經過一番深切思想以後，判斷其為真，又為善為美，而於知識與情感，均感滿足，乃願終身守之，這就成爲信仰」。這已經解釋得很明白了，張九如氏於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一書中更說得明白，「信仰非印象之結果的一種表象，亦非概念之分析綜合及比較之結果的一種思維，乃過去全經驗之結果之意識一般的狀態，對於外來影響之自我反應的狀態」。所以信仰是根據各人過去的經驗，以衡量當前的事物，通過一番深切思想以後，予以主觀的判斷，因而獲得的自我反應的狀態之謂。

信仰與理智不同，信仰常常是出發於心理的，而理智則出發於數理的論理的；信仰是主觀的，而理智則為客觀的；信仰不欲僅止於蓋然的，而必達到必然的，理智雖然亦欲達到必然的，而有時不能不退居於蓋然的；理智中可以容納懷疑，信仰則不容許懷疑，有了懷疑，便沒有信仰，有些事情，往往在理智上判斷以為極不可信的事，因為靠着信仰的力量，竟可以實現。如李廣衝鋒，可以貫石，及知為石，就屢試不中，可知智識與信仰是兩件事，任何難事，祇要信仰堅定，往往可以通過。國父早歲從事革命事業，因「敢信」必能達完全之目的，故十次起義，十次失敗，仍不灰心，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終於辛亥年義旗一舉，逼清封建政府便像日出傾銷，土崩瓦解。我們試看五文學說，就知道國父對於革命建國的信仰是如何的堅定，他在「有志竟成」一章開首便說：「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可知領袖如革命事業，祇要有信仰堅定的人，自有其偉大的成功的。

(二)

信仰在人生中究竟佔甚麼樣的位置？我們可以說信仰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必備的要件，祇要是人，就一定有信仰，信仰是學問，道德，事功中不可或缺的行為前導。孔子說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這就是指明人沒有信仰，匪特無以立身處世，而且不知方向，就像在黑夜裏一個駕駛在驚濤駭浪的大洋中的輪船，失掉了燈塔一樣，將不知何於胡底。那牽引大車和小車的東西是輗與軌，猶之乎人生前途牽引的東西便是信仰，是同一樣的道理。反之，我們如果不信，事實上不可以呢？這個荀子對於「信」的必然性已經說明過：「信，信也。疑，疑也。」可知積極的信，固然是信，消極的不信，同樣也是信。有人問：「你信人性本善之說否？」曰：「信」這就是信信也之義，如果你答曰：「不信」，這個不信，仍然是信，不過站在否定方面，信其不善而已，這就是疑信也之義。由此可以證明人不可無信，人也不能無信。

人類不可須臾斷絕希望的源泉，尤不能缺乏安頓身心的材實，如

果斷絕了，缺乏了，生活亦定感覺枯寂，意興必定流於蕭索，心緒必定陷於苦悶，所以人類都有宗教性的情感。換言之，凡人必定有「信」信仰，以達成希望，安頓身心。故在人類的心地上，終要提出一種東西去崇拜他，畏服他，擁戴他，甚至於無上，無所不能的尊神。據史記與友人書云：「人生不可一日無信」，或寄於神，或寄於花，或寄於學，或以山水為寄，或以異色大馬為寄，或以民族國為寄，凡此無非求心性之所安，知情滿足而已。所以人類有信仰，就是要有所寄，以求能珍填滿他空虛的心的感覺之官。

革命事業原來是從千磨萬難辛苦奮鬥中造出來的，如果同志們沒有堅苦卓絕，始終不渝的信仰，決不容許其消到底，其革命的使命。所以信仰實在也是革命黨人必備的條件，也是革命成功必需的條件。過去有些意志薄弱抱殘守缺主義的公認論者，一味的假算是知識份子，但專顧謀於計較個人利害，終至於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甘為漢奸，為虎作倀，這都由於沒有堅強的信仰之故。汪逆精衛過去也曾為三民主義而奮鬥，能說得出一口徑渭亮堂堂動人的話，可是意志不堅，信念動搖，竟至認賊作父，晚節不終，居然俯首登壇，大唱其傀儡戲。從這個鮮明的事例，可以證明一個人沒有堅不可拔的信仰，雖有知識，是沒有用的。現在我們正與倭寇作生存的鬥爭，同志們應們所負荷的責任，非常重大，更當以堅定信仰，養成堅強的意志為先決條件。

(三)

人之有信仰，就因為有思想，嬰孩和自癡沒有完全的思想，所以沒有信仰，人又是情感的動物，信仰必然伴隨情感而生，所以有情感，也一定有信仰。當他對某事物已經有了信仰，便總含有幾分頑固性，自己不知其然而然。如果你把他信仰的對象，從理性上分析，指出他的不對，一定是徒勞無功。因為信仰是情感的產物，不是理性的產物，祇有情感能征服情感，理性不能征服情感！

歷史上十幾成功立業的偉人，當他進行一種特別艱鉅的運動時，必用許多特殊方法，巧妙的使羣衆得着一種精神上的助力，使他們自覺其所從事的事業是堂堂正正的「替天行道」，或者是救國救民的「恢復行爲」。於是羣衆自覺其地位增高了，力量增加了，一唱百和，

風行草偃，逆之者死，當之者破，制敵闢功，咄咄立辦。究其實這種力量的發生，並非一種神談，而是由於他們對於那種事業發生了強度的信仰的緣故。所謂特種方法，不過是英雄們乘機聚眾在不知不覺中，把信仰的黃袍替他披上，使其對於「信仰」的對象感到情不自禁而已。聖徒說：「這個足以戰勝全世界」，大凡震盪古今的革命史實，都是這句話最好的註腳。

信仰何以能成功為力量呢？意志與行為是它兩個重要的條件。

第一，信仰所以發生力量，就是由於人有意志。意志是什麼呢？張九如說得最明白：「當吾人有所知覺，或有所記憶時，而心懷不安，常欲於心中引起一種變化，以驅除此種不安之情，基於此種希望，除不安的動機，以引起變化的結果，使不安之情易而為滿足之感，發奮圖強，求仁得仁，當其活動時，具有目的觀念，與達此目的之手段觀念，并伴隨着努力的意識，此時能動的要素最居優勢，如此的精神作用，便叫意志。」意志有選擇力，也有決定力，事物的好壞，必須經意志的過濾作用，然後才能使信或不信的心理更堅定起來。人因為有意志，所以才有「真我」的存在，這個「真我」，不但能因環境而變，而且能衝破環境，征服環境，創造環境，以發揚「真我」的完全人格。所以人由於意志堅定，不為外力動搖，這才有「真我」的價值。

國父有堅強的意志和大無畏的精神，認定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所以畢生從事革命，至死不渝，這就是意志所生出的偉大力量。總說繼承國父的志事，堅定了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信念。所以這次領導全面抗戰，為求中華民族的生存，爭取人類正義及世界和平，堅決抗戰到底，這也就是意志所發生的偉大力量。國父和總說何以有此意志力量，則實由於堅定的信仰而來。德國大哲學家尼采主張「權力意志論」，以為人由權力的意志發生意志的權力，可以戰勝一切困難。這種學說，德國人民信仰極堅，所以德國民族在世界上為一個自強的民族，完全是受了尼采的影響。但這種意志權力，實從信仰而來，而信仰又是從思想而來。所以國父說：「由思想再到信仰，由信仰生出力量」。這是千真萬確的道理。

第二，信仰成功力量的第二個條件，就是由於人有行為。行為是指有意志兼有動作而言。凡一切動作可以在社會倫理上估量價值，並可在法律上負荷責任，依據自己的意志而活動的，這就是行為。一個人對某種思想已經起了信仰，雖有意志，可是沒有依據自己的意志去活動，仍不能發生偉大的力量，祇有從信仰中產生的行為不斷的去活動，才能有驚人的力量表現出來。美國哲學家威爾遜曾發表過一篇論文「信仰的意志」，專論「行」的道理，他以為「行」是行為的意志，人沒有信仰，是不肯出力的。這更說明了意志，行為與信仰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辛亥革命之前，一般革命志士，為了實現國父的思想，做出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業來，他們所以能如此，殺身成仁去革命，把意志變成行為，完全因為信仰堅定而緣故。所以信仰和行為是聯帶的，信仰動搖，行為就不貫徹，信仰堅定，行為就會貫徹，行為貫徹，自然可以發生力量，成就偉業。因為一個人有了堅強的信仰，就可以從行為中發生很大的力量，如果集合多數信仰堅強的人，以從事共同的活動，則力量之大當不可思議。所以人類的行為，就是力量的表現。國父曾經說過：「吾心信其可行，則山高海濤之難，終有成功之日」。我們這次抗戰爭取必勝，建國期其必成，就要本着這種力量向前邁進，才可以實現。

總之，世界上一切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都是從熱烈信仰中奔送出來的，信仰有着一切不可抗拒的偉大力量。信仰在一個大為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國家為一個國家的元氣，法國心理學家黎朋在他所著的意見及信仰一書中說：「信仰一旦普及，便成引力的中心，民族的生存，受其周圍的吸引，文化的各種元素，都是受他的吸引，所以文化皆被信仰的名稱，如佛陀文化，回回文化，基督文化，皆為最正確的稱謂。而且羣衆承受一種信仰以後，便不啻賦予民族一種中心的思想。由此思想的集中，可以致民族的統一及健強」。我們為樹立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致中華民族於永遠的統一及健強，我們只有堅定國人的信仰，使這種信仰成功為當前抗戰建國的原動力。（完）

劍橋的大學生活

李旭旦

劍橋，大家都知道是英國一個頂出名的大學。她位於劍橋河的右岸，狹狹的河上架着五架式樣不同的橋樑，劍橋的名稱或許和劍河上的橋樑有些關係。但到底劍橋因劍河得名，或是劍河因劍橋得名，那就很難說定了。

在劍橋附近的劍河，風景特別秀麗，右岸矗立着許許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學院，左岸是一片很大的園林，在古老的樹木下，鋪着一片淺淺的青草，像一條地毯，而裝飾着地氈的圖案，是無數的野花。牛津和劍橋同是英國很有名的學府，牛津也許和劍橋一樣出名，可是，位於英國工業區的牛津，決不及劍橋那樣幽靜美麗。

劍橋城裏一共有六萬人口，當中有七千人是劍橋大學生，而其餘的五萬多人也是靠大學而生活的。

劍橋一共有十八個學院，其中最神氣的一個要算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牛頓鄧尼生 (Tennyson) (麥考萊 Macaulay) 都是三一學院的畢業生。劍橋所謂「學院」，只不過是相當於我們的宿舍一類的東西，並沒有什麼多大了不起。然而英國人總喜歡問劍橋的學生：「你是屬於那一學院的？」我們都知道，劍橋是私立的，很要社會的捐款，大學中著名的學院常是捐款者的對象，因此一些有名的學院，就很有錢，校舍設備比較好，於是更加有名了。

要是你來參觀劍橋的話，只要破費你一天工夫，便可以看畢。通常為參觀者所留意的大約有三處：禮拜堂、飯廳和學院樓景。禮拜堂飯廳都是很有名古老的建築，在三一學院的禮拜堂裡，擺了大大小小

的許多石像，而石像中最大的一座是牛頓。在別的學院裏面，有的有石像，不過沒有三一學院那麼多，比較窮酸一點的學院禮拜堂內，沒有石像，而掛上了許多的油布繪像，這些石像和繪像都是用來紀念從學院裏畢業的名人。飯廳裏的餐桌最特別，一共擺了三種餐桌，高低不齊，最高的是給教授們坐，最矮的是給學生們坐，而介乎其中不高不矮的是給我們研究生坐的。午餐之後劍橋參觀的人，便得去看學院樓景 (Cambridge Dock)，觀賞靜美的劍河和河那岸的園林，或泛輕舟，或在草地上打聽閑談，每到春季花開，有不少人特地從倫敦跑來游玩。劍橋的組織是很簡單的，可是劍橋學生往往弄不清楚大學的行政機構究竟是怎樣的。劍橋大學生很少有機會能看見他們的校長鮑爾溫 (Baldwin) (或許現在已換了人)，研究生最熟悉的是研究部秘書，因為他每學期要請我們吃一頓飯。

圖書館是一座偉大的新建築，在許多古老的房子中，顯得更新式。藏書很豐，設備極舒適，與大英博物館或牛津大學圖書館並稱為英國三大圖書館。可是借書還書的手續十分簡單，研究生可以自己跑到書庫去找書，而無須填寫卡片。館內的辦事人員館長館員一併計算，還不到十個人。

新生初入校時，要辦註冊。註冊的手續簡單得異乎尋常，在半分鐘內便可以辦好。所謂註冊只不過是在一本厚厚的簿子上簽一個名，便算完畢。劍橋擁有七千多個學生，然而全校辦理註冊手續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主任，另一個是書記。

新生入學，首先要買的東西便是方帽和學士服。這些都是以舊爲貴，萬一買不到舊的，聰明的學生通常是把新方帽翻學士服弄髒塗污，扯破撕爛，然後穿上去冒充「老資格」。在吃晚餐，上圖書館，上課找導師，黃昏後在街上走，上戲院子……都得穿學士服，戴方帽子。

英國人是最講禮貌的，英國大學生最重禮貌的訓練是遵守禮規。劍大專設舍監數人，來巡查學生的失禮犯規行爲。在晚上，你時常可以看到這些舍監（Proctor），而在他們旁站着兩個穿大禮服戴絲織高帽的傢伙，稱作「走狗」（Bull dog）。舍監要是黃昏以後在街上碰到沒有戴方帽穿學士服的學生，那兩個「走狗」，便跑上去把那學生抓來，於是，舍監便很謙恭地來處理這可憐的小俘虜：「先生，你知道的，沒穿學士服在街上走是犯規的，請你把你的大名告訴我。」舍監把那學生的名字和所屬的學院記下，第二天，那倒霉的學生就給他的導師叫去，訓斥一頓，還得被罰十六個先令。這兩個「走狗」，一個善於短跑，一個長於長跑，要想從他們腳下脫身，真不是容易的事。要是滑逃被捕，那罰金就得加倍。還有穿了學士服在街上抽香煙而給舍監瞧見，也得受罰。英皇喬治六世便因爲犯了這條校規而被罰過一磅錢。後來喬治治常把這事當笑話告訴人家：「我生平抽過一枝極貴的香煙，花了一磅錢！」

不管校規如何嚴厲，年青人總喜歡亂動，而且不免頑皮。有錢的公子哥兒，他照樣不顧一切規則，犯了法，付錢就是了，他毫不在乎。劍大各學院夜間十一時閉門，要是十一點零五分回校，還好叫門房開門，付門房兩個便士，要是過了午夜回去，叫門是不開的了。他們或是在外間找旅館住，等待第二天早上去受責罰或罰金。或是（大部分如此）從學院的牆上爬過去。爬牆是劍大學生特有的本領。幾乎每個學院有一個地方可以爬牆的。有時舍監和學生惡作劇，在半夜在那爬牆的地方等着，等他們爬過來時，一個個捉起來，明天，學院內又收入一大筆罰金！

劍大學生或個人有兩個導師：一個是屬於學院的，一個是屬於學系的。後者專門指導學生的知識學問，前者則監護學生的德行。指導德行之導師叫Tutor，對他們本國學生很認真，對外國學生却馬馬虎

虎，外國的研究生只要在每學期開學放學時拜訪他兩次就夠了。每次總是幾句老話：「你在假期內去過什麼地方？好玩吧？」或者是：「你假期內想到那裏去休息？瑞士還是奧地利？」

每一個學生又得支付些時間來對付他學系內的導師（Supervisor）。他每星期要去調見他二三次，每次見面的時間自幾分鐘至一小時不拘。他每星期要讀些他導師指定的參考書，在導師的指示下作一篇短文的論文。

學生們的上課時間很少，要是他們每星期有十小時的課聽聽，那他們就得叫苦連天說忙得不開交。事實上他們是忙，教授在講授時通常只發揮他自己的意見，要知這旁的學者對於這問題的意見是怎樣，學生得去披閱些指定的參考文獻。每一小時的上課，便有好幾小時的課外工作要做，多至五小時少至二小時，像物理化學的當然有不少時間花在實驗室裏。

他們有一件事很幸運，就是他們很少考試，一年當中只是在學期終了時有一次考試。出試題的人不一定便是教課的教授，所出試題也不一定以平日講堂所授爲限。考試與上課純然是兩件事，縱使你把教授的筆記讀熟，也許還是不及格。

劍大號稱貴族學校，英國的國會議員有很多是劍大畢業的。劍大有特殊的辯論會的組織，來訓練未來的政治家。在辯論會裏，學生穿學士服出席，他們攻擊或頌揚，他們所討論的是國家大事，社會問題，外交政策等，辯論所採用的方式與規則，和國會全盤一樣，劍大的辯論會，便是一個小型的巴力門。

我們知道劍大也有女生，不過她們並不算是大學生的一份子。英國人重男輕女可以從這裏看出來。女生一共還不到三百人，分住在兩個學院裏，她們不必穿學士服戴方帽子，因此也沒有正式學位，畢業時只領一紙修業文憑。男女學生間的社交並不比中國開通多少。大約每隔三兩年劍大辯論會裏便要討論到「劍大要不要招收正式女生」的問題，辯論會因女生沒資格參加，每次討論的結果總是否決了。劍大女生十分之六是預備做老處女的。

中國學生初到劍橋，總覺得不慣這種公子哥兒們的生活，過分舒服使他們弄得不安，慢慢的也就適應了，跟着他們玩，跟着他們事

吃茶如船……

每天下午四時至五時半，劍大學生得去上一門必修的課程——與午後茶。在茶會裏三五朋友躺在沙發上，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盡取諸身，隨取隨物，無所不談。對方或者是舊交，知心好友，或者是萍水相逢，一聞之緣，你自己或者是主人，或者是客人，當煙斗銜在嘴裡，淡青的煙縷裊裊直上時，你也就立刻忘却執為賓主。有的人說：劍大學生的心間是從茶會的煙灰裏面得來的，自然說得有些過火，可是劍大學生之所以常識如此豐富，未始不與茶會有關。他們每個人身邊有一本記事手冊，裏面一條條的記着：「十月二十四日約請喝茶，七月二十五日瑪莉約茶會，十月二十八日……」這樣才不致於把茶會的日期忘却。當你感覺得煩悶無聊時，你可以隨便去找個朋友來喫茶，不論熟悉與否，被邀請的決不會拒絕，不過究竟是哪一天他或她才可以接受你的盛意，那他們得去查他們的記事手冊。

劍橋的烟船也是很有名的，他們每年和牛津有一次划船競賽，就

雁山行

(由南想到北)

距離大學生活匆匆八年了，每每遇到一個大學生朋友，便勾起一層銀翅似的薄紗舊夢的回憶。記得將開講開學校的前不久，使我常常祈禱着光陰能够駐留下來。既離開學校之後，我又幾次的生下傻念頭：便是不顧一切的硬着頭皮重行去度大學生活。二十五年秋，我會經不顧衣食的威脅，辭去職業，自以為達到目的似的懷着一顆愉快的心跑回北平。在士林照舊的「沙灘」，在瀟灑瀟灑水之濱的北平圖書館，我又消磨了一個白雪皚皚的冬天。夏天到了，蘆溝橋的砲聲也送到北大新宿舍的屋頂；我終於依依難捨的收拾起那顆悵惘的心回到南國。我是多麼的傻呵；當我回到舊時生活的地方，明知那裏已經沒有人認識我了；但只是博得年老的齋夫喊一聲「楊先生……」我也就

裏的那一天，泰晤士河的兩岸是人山人海，懸掛了藍色或紅色的花徽，掛在身上，表示他們對劍橋或是幫牛津，給像像箭似的出發，在寒風吹呼聲中，優勝的船到達了終點，有時兩隻船相距只有幾尺，情緒就緊張。學生們把榮譽船抬到倫敦城內的德拉加加方場 (Trafaigar Square) 中，那船用火燒了，送到天國去，作上帝的游艇，在熊熊火之下，他們跳着叫着，每個學生的紅熱的臉上流露出一些外國學生所不易了解的神密。在這天晚上，榮譽船的水手，可以在倫敦街上胡鬧，警察很少加以干涉。

劍橋學生的生活是快樂的，而且是奇特的，因為如此，可以使人們愛它，而時時懷念。歌聲響徹以來，一部分學生或已上了前線，希望他們用在校刻船的精神與毅力，來戰勝強暴。在德機轟炸下，劍橋也被炸了幾次，但我敢相信它像我國的一些大學一樣，正在陸陸中生長着。

楊繼如

獲得了無限的慰安。有時經過我在場的舊居，故意裝做租房子，跑進去看看我親手糊過的窗紙可會褪了顏色？我會拚命的桃李，是否又發了新芽？

近年每每感到物價高漲的威脅，便想起當年從先兄手中每月拿到百把元用來揮霍的優裕生活。而今先兄仰白的屍體還在汴梁古城，不會撥回故鄉；而北平我那第二故鄉呢，呵呵，仍然靜靜地躺在敵寇鐵蹄下呻吟！

「現在賺錢反不如化錢的學生時代吃得飽穿得暖……」這便是和朋友談起北平，談起學生時代，談起現在生活的結論。爲了填補這無底深淵似的缺憾，我久欲去看看西曆最高學府的廣

西水車。

是一個快脚的初夏代替了深冬的早晨，我們揀着大衣跟踉蹌蹌的踏進西林公園。因了貪婪地想儘速的飽覽風景，我們是那般的東張西望；加以汗珠不斷地從額頭，香髮，後頸往外冒，越發使人如履薄冰，我不知道校警將如何了解我們：是遊園的呢，還是梁上君子？

我們覺得這般亂鬧結子不是辦法，彭君便找到他底一位同鄉劉君做嚮導。劉君是那般熱誠的招待着我們——這越發使我感到學生時的熱誠與真摯，而懊惱自己不该輕易的讓學生時代飛逝——他走出課堂，像排出一千軍萬馬重圍一般撲向我們，還不等距離接近，即忙着聲明上午還願招待我們的歉意，接着便提議帶我們各處走走。

「這是水樓。」當我們準備轉身走動的時候劉君介紹的說。

水樓下面的水，原名叫做什麗湖的，但名子却給我忘掉了。與這水樓相似的，在北平差不多每個王府都有：鄭王府（中國大學校址）的水亭，溥王府（農國大學校址）的湖心亭。園林的舊主唐子實想來也是模仿京中當時的建築，作用不待說地用來消暑的。當揮扇止不住流汗的溽暑，搬一張涼床躺在樓的廊簷下，習習的夜風，掠過湖面一陣涼氣鋪送到乘涼者的臉上，儘可以想得那般適人心地的爽快。假使看厭了遠山晚景的話，側臉瀏覽一下這碎如魚鱗的湖波，又是什麼滋味呢？

我們一面走着，一面詩意地想落水樓，不覺走進山洞了，這裏是一千多優秀人才生命安妥的保障。對於這，沒有給我特殊的想法；因為像這樣的山洞，數後在西南一帶——特別是在廣西看得太多了。然而走出洞口的時候，却有件值得你回味帝王時代權貴生活的事情：原來洞口嵌着一塊石碑，那是岑春煊親筆撰書他從清撫唐子實手中收買這塊園地並轉贈給公家改為西林公園的經過。在石碑下面，拘留着一泓死水；從石岩掩抱下，送出一陣陰森森的冷氣，石岩旁邊建了一座樓房，據說這是唐子實藏嬌的地方，那石岩下面的死水便叫做「水牢」。當一個不幸的女子失掉唐巡撫的寵愛時候，她的殘餘生命就被打發在這水牢里；還來如今陰森冷氣，怕就是當年香消玉殞後的冤魂被縛吧？那藏嬌的小樓，據說也有女鬼出現，至今沒有人敢住，而把

臨改作儲藏笨重的東西用。不過伴我們同遊的劉陳王三君說他們曾在那裏住過一個夏天，但並不會發現過女鬼的芳踪。水牢的洞裏，聽說還藏着一條巨蟒，曾經有過一個叫化子顯出一貫元來捕捉那條巨蟒；但西大當局竟沒接受這個投資，所以到如今那條巨蟒應該依然躺在水牢洞裏。

離開水牢不遠，劉君指着說道這里叫做「梅台」，不知是我粗心糟蹋了美景，還是春梅未放的緣故；我們並沒看到梅花的影子。再向北行百餘步，又是一座雕欄畫柱的平房，那便是「桂花廳」，「桂花廳」附近有一個平台，叫做「桂花台」。在中秋前後，桂花開放的時候，滿園的清香，可以放送到若干里以外。而那桂花台草檜放香的氛圍下，便是一雙雙情人低聲訴情的地方。果然，當我們經過「桂花台」前面的時候，有一對人兒背影的那面好像正囁語着。

「聽說你們貴校是「門羅主義」？」

「那也不見得。」劉君急忙辯解着。

當我們經過一座小橋時，劉君又指給我們一個典故：

「你知道這個橋的名字嗎？叫做「相思橋」，還有那一座是「鵲」，「劉君說着指向南面的一座小橋」這條水就叫「相思江」。

「為什麼取成這麼有來由的名字呢？」我含笑地追問着。

「你看！」劉君指着一座向北開的平房：「這是女生宿舍，而男同學宿舍恰恰在江那邊。」

「哦哦！」我恍然的笑了。「鵲橋應該在 Milk Way 的呀！」

在「相思江」的東岸，還有一個「紅豆院」，可惜那幾株紅豆樹生錯了地方，假使生在江的西邊，那麼就可能成爲失戀的倩女拋下的血淚了。

這里似乎我不出場的大學生十分共同的場合，除了每個人臉上所表現的自在氣色而外，他們住的是大房間，睡的是上下兩層高舖。假使不是窗外搖曳着葱綠的樹枝，那你會疑感這是一隻永遠開不到岸的三等通輪海船。記得在北平幾個國立大學里，有時兩個人同住一單房子，而同房的如果與自己不投機的話，還要設法把他排擠出去。寢燈是通夜開着的，冬天還有煤火爐子。那怕有家住在北平城裏，也還

在宿舍裏佔一張舖。畢業離校的人，那張舖位務課是沒權收回的；往往是由原來住的人，預先留給新進的。一年級的同鄉或者好友直接接收過來。這種私相接受的辦法，在北平國立大學中普遍流行着，往往一個房間永遠是某個人或者某一姓人佔住着。北大有一間宿舍有桂樹的寢室，父親住過傳來傳去最後又傳到兒子手裏。還有一個人，畢業後可以把他那間寢室不交出來，留着他寒暑假遊北平的行寓。還有的人佔一間寢室自己並不住，却用來供給朋友住。這朋友有的是準備升學的中學生或者別的學校大學生，甚至還有的是到北平謀差事的。

由於寢室內只許擺床舖，西大同學讀書的地方是轉移新陣地了。這里再沒有一室清靜的寢室供給你讀書了，他們被迫到課室，圖書館，飯廳里啃着厚厚的那版書。如果是讀文法學院的，那末樹底下，山脚邊或者運動場上也可以湊合。

他們課外活動的旨趣，範圍是有限了；這里沒有詩意蔥蘢的咖啡座，也沒有管弦曲揚的跳舞廳。他們在社會活動方面，雖然也有過一個「除X運動」，但是並沒有成爲一個轉移巨潮；在學術活動方面，和我們小學時代一樣的出版方法，原稿粘到白紙上，頗趨歐柳，琳瑯滿目。有的是挑撥女性爭取戀愛主動地位，有的是罵罵什麼黨什麼派。專門研究一種學術的刊物，有「法學」，也是由原作者寫好粘上去的。「經濟」則是借廣西日報第四版的地位。祇有「冶金」是比較神氣些；那是用臘紙油印成的一小張，這或者因爲他們在地底下「採出了金子」的緣故吧！

在伙食方面每月是九十元，校外包飯是一百二十元。有一位不大浪費也不算節儉的同學告訴我他四個月——一個學期的實際日數——的開支是一千七百元。這使我不能不想起十年前北平的大學生生活。那是擴大會議後的北平，市面蕭條得店舖成天抄着手，物價便宜的情形，啊！恐怕不是今日人們所能想像得動的。那時我的經濟來源有好幾個：二先兄的接濟，中學兼課的薪水，還有就是稿費。多者可到一百餘元，少者也是八十。我有資格成爲西軍「十大春」，「蓉園」，「且宜」，「鈴蘭」的常川食客，「積來香」，「英林」幾個咖啡店也可以欠上幾十元的賬。電影說明書積成一厚冊，經常的輪流的做荷蕙生，「羅運良」，「富連成」，楊小樓的顧客。有時還包坐雪亮的月輪。

我的一位同鄉宋君僅僅靠着省里每年一百二十元貨金，讀完了四年大學，臨畢業還做一套「派力士」西裝，有三個舊歷年還匯款子給他老母過年。他的生活最極其節省，十兩肉絲炒餅兩碗小米粥，炒餅是三十枚，粥是八枚，合計大洋碼是九分之譜。或者用相等的錢數，改食其他食物，總之每天的伙食不超過兩毛大洋，一個月恰好是六七元之譜。一年十二個月都住在北平，他不必開支路費，房租燈水是學校里的，如是一年復一年轉度過四個寒暑而回去當中學職員去了。

還有一個集體苦悶的同學們，他們以兩個人住在公寓里，每人月出房租費十元〇五角；另外兩個人則住在民房里，月出租金二元。冬天，一只煤火爐子既可取暖又可煮菜，至十飯呢，便是住在公寓的兩位朋友「選」來的饅頭。有時是十個，有時也許是十多個，總之兩個人一餐是够了。這樣，他們也在天學里混過了幾年。

當我回想對當年生活時，同時聯想到今日的大學生或者都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因爲我今日從政府拿到相當的月薪而且衣食不體飽暖；像當年的宋君恐怕不能再在大學立足了吧！可惜那天我不會訪問過這「貨金」廣濟的西大朋友，他們是怎樣的掙扎着！

我和彭君不得門徑瀏覽西林金鈞的時候，在小街上遇見趙教授。趙先生是彭君的朋友，我和他還初次相識；但是從幾句零星的談話中，我發現了趙先生是一位善談話一見如故的朋友。他那一頭蓬鬆的長髮，說明了他對人生另有自慰的解釋；他那一副近視眼鏡下的眸子，說明他在鑽研學術上消耗了無限精力；他那一件藍底已經變綠了的長衫，擺着寬大的袖口，說明他不爲目前戰時生活所苦。他的談話，沒有怨尤，也沒有嗚嗚嘆氣；縱然是談到物價的騰貴，他也只以滑稽的口吻把自己比成泥水匠去說明這個現象。

中午，趙先生約我們到他寓里午餐。

「談不上招待，只多買兩塊豆腐，煮點紅薯就是了。」趙先生瀟灑的說。

趙先生在雁山下面蓋了一座精緻的小洋房子，這幢房子在歐美國家，中下等社會的人都經營得起來，但在中國却非上等人物辦不到了。但是趙先生只是個大學教授，他和窮得把皮衣送到建國商會出售

而遭到丙丁之災，使太太幾日眼淚不乾的教母們收入一線；不過他的論調是甯可吃得遠一點，住處却非舒適不可。

當我們離開院門時，幾株整齊的桃李呈現在眼前，地下打掃得是那們清潔！走上廊簷一眼便看到「入室敬請脫鞋」的小白紙條子貼在門上。同時趙先生自己先脫下鞋說：

「因為請不起用人，只好請客人脫鞋子。」

啊，是那們精緻而整潔的房間！地板依舊是如剛剛油漆過的那樣紅，素樸的傢具，活潑的陳設在房里，茶几上還擺了一架留聲機。他一張一張地開着貝多芬，巴赫等的名曲。

「現在唱針費得很吧？」我珍惜的問道。

「哦，這還是我從德國帶回來的，我準備了十年精神食糧，還有雙襪子雖破，却還是德國帶回來的呢。」

趙先生是留德研究化學的，但他留學的費用是他從國內大學畢業後奮鬥十年積蓄而來的，所以當他出國時已經過了三十歲，這似乎與一般拿國家公費或靠父兄資助到外國走一趟的「博士」們有點不同。同時，趙先生雖然研究自然科學的；然而他卻有着高深的藝術修養。他不僅精于照像術，他還能奏一手拔頭那，拉一手好梵娥林，和拉一手手風琴彈一手曼都林。

按趙先生房間的陳設來看，他似乎不像一個戰時的大學教授；但從另一方面——他的太太是那樣的穿着破舊衣服辛勤的勞累着；自己燒火燒水洗衣，孩子們一個個都是光着腳穿着破爛的衣服；飲食也是

那末簡樸，他誠然是個窮教授而無疑了。

我這那們口不經詞的贊美着趙先生的生活之合理。

誠然，我們如果把趙先生的生活譽為最合理的生活也非過分。因為在中國修得起洋房子的人，他却不知道用來作為讀書的環境，更想不到用音樂來陶冶性情調劑生活；他們却用來藏嬌或者用來打牌。而蕭不起洋房子的人，不特說多半是過着阿鼻地獄生活。在中國找出像趙先生這樣合理的公民生活實在不多。

「趙先生！像你這樣合理的生活，在中國實在不多。」我不禁的一遍又遍地稱譽着。

趙先生似乎並不否認我對他的稱譽。

「我甯可吃得穿得壞些，住的環境一定要講究。我所以不進城，就是因為有這麼一個住處維繫着我。我沒有別的嗜好，每天把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開開留聲機，拉拉提琴，再不往別處想。不然的話物質待遇這末苦，如果不如如此；那末我不是念着升官發財，便是終日苦惱不堪……」

哦哦，難怪趙先生是那們善于談話，散淡不羈，原來他把生命都交給音樂了！

「沒有音樂，我會念着升官發財，或者終日苦惱在物質待遇困難里……」

我從汽車里回過頭來看見雁山已經小得看不見了，還念念不忘的回味着這几句充滿了人生哲學的話兒。

一九四二，二，五，李家村

上海的懷念 (續筆)

史爾

去年八月離開了上海，到現在僅僅祇有半年的時候，但我對上海，已好像覺得是陌生，因為在很短的時期中，我連續不斷的聽到我所熟悉的上海從光明中投入黑暗，因此也突然的變得很是陌生。不知上海近況如何，料想一切還是無異往昔，不過是

人物全非了，那末上海的靈魂也一定跟着人物的變換而變換是無疑的了。但我和上海，和舊相識已有很久的時間，尤其在抗戰以後，遠離了祖國的懷抱，藉了功能祖國通一點靈氣，不致和祖國完全隔離，

上海誠然不能使我們覺得是一個完全滿意的地方，但當副軍撤離了江蘇一帶後，在鐵路的高壓下，連氣都透不過來，可是在上海還可以呼吸到一點自由的空氣，讓愛好自由的人鬆一鬆他的胸口，這不得不感謝上海的。這樣，對於這又被黑暗吞滅了去的上海，在過去曾居留了那裏頗為長久的我底心裏，能不有寄予遠遠的懷念呢！

在滬西租界而路七十六號以及其周圍的地方，是被那些嗜人的魔鬼們盤踞着，在這些神魔鬼們盤踞着的地方，假使用除了好的事情外，裏面都有，公開的吃雅片，日夜開放的大賭場，隨便的殺人搶劫去形容還不能說是形容得已澈底了。在裏面無形中還伸出了二隻又粗又大的魔手，那魔手凶狠而又殘酷，好像要把整個的上海吞下去似的。

但是，光明和黑暗的爭鬥，雖然黑暗的惡勢力相當膨脹，光明和真理還是屹立不移。直到太平洋戰事發生了以後。

去年三月裏，已記憶不起是那一天，我行走在那飛路上突然的傳轟的一聲，隨之地也覺得有點兒動搖，人在人行道上慌慌張張的走着，再也不想不到是逸園和靜安寺路的中央銀行，被人有計劃的炸放了兩個炸彈爆炸了，炸掉了點東西，死傷了幾個人，那有計劃的置放了炸彈的「人」，是屬於那一種的，當然不問可知的了。可是炸彈炸毀去了一點物件，祇死傷了幾個人的肉體，可摧毀不了人們的意志，反而增加了憎恨與憤怒。隔不了幾天，中央銀行于整理後又復業了。

不過祇是在許多事情中的一件，兇暴的暗殺是不隨時隨地發生的可能，在汽車裏，在旅館的門口，在屋子裏，我們愛好自由的人們，往往在毫無準備中被殺殺了。

殘酷的行爲，這樣子好像不能使這些殺人的魔鬼滿足慾望，因而又發生了更殘酷的集體暗殺，這一個新鮮的名詞，在人類殘酷史上增加了新的一頁。

遭受這集體暗殺的階級的為江蘇省農民銀行，這好像是一個數千學下受的一個傳奇的故事，很少有人會相信在這二十世紀的文明社會裏竟在上海確有的事實，在某一天的黑夜裏，霞飛路江蘇農民銀行的宿舍裏，來了十餘個便衣賊人和暗人射兇者，冒充了巡捕房的暗探混進了屋子裏，把睡在被窩裏的人統統趕起來，以檢查的說謊命令二十

四個人排成。在武力的威脅下明知這不是好現象，也無奈何祇得起隊排，那知道這便利了兇兇者的暴行，突然間，輕機關槍的子彈向這這一羣人一陣開掃，人紛紛的倒下來，血湧滿在地上，二十四個人祇有一個人還帶着傷的活着，在這座三層樓的房子裏，祇留下了呆着發抖的工友，和一個帶着傷的活人，這有的就是二十三個倒在血泊裏的屍首，這樣殘酷和兇狠的手段，凡是黃帝の子孫是永遠不會忘掉這恥辱和血債的。

但在另一方面，一些愛國的志士也會對於這許多魔鬼加予打擊，我們也時常可以聽到跳樓場裏，堂子裏，大旅館裏，那些魔鬼們在荒淫無恥的處所遭受到死刑的判決，我們的志士在千辛萬苦魔鬼們的天羅地網中冒着生死的危險執行他們的忠勇的任務。自然有幾個志士被魔鬼們的走狗的反擊而殉了職，爲了這些把魔鬼的氣焰壓低了的殉職志士，決不能用什麼好的形容字眼去紀念，就算我們祇有無聲的沉默，站住了自己的崗位，去紀念我們的殉職志士們。

在魔鬼們的勢力下辦理文化事業，這種困難是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因爲文化是貫通一切的工具，沒有文化，好像黑夜裏走路失掉了燈火，那些魔鬼們要把文化事業摧毀，更社會混亂，要在混水裏摸魚，非但文化工作人員處處遭受到狙擊的危險，大美晚報編輯和中報的新聞記者的被害，愛好正義和真理而又手無寸鐵的文化人受了殺戮，在上海的人都覺得有無限的憤怒。對於文化機關的設備，也無不隨時隨地用惡毒的手段，極力設法破壞。

中美日報和正氣報大獎晚報是站在文化界最前鋒，申報也不願受他們的命令而時常在恐怖氣氛中過去。那些魔鬼們利用了意志薄弱的工人，想炸毀那印刷機，或則出版後大量的收買，阻止報館的直接發行，甚至予以大量的金錢和優厚的待遇來作釣餌，誘惑主管人員去投降，但一切的好計，在正義和真理的感召下，都撲了空。去年一年裏，工部局向敵人方面屈服了，言論不能自由是其中一條，以致中美日報和正氣報會一度遭受到停刊一星期或二星期的處罰，但是每當 蔣委員長有訓詞或言論發表時，在遠離了祖國懷抱的數百萬僑胞却爭先恐後的閱讀，我有好幾次因了時間的關係，已買不到那登載的刊物了。

在愛多亞路和中東路漢口路的一帶，幾家著名報館的門口，都建
築着許多小型堡壘，這是防備魔鬼們的襲擊，報館的門口和四週，都
滿佈着天羅地網，這是防備魔鬼們投擲爆炸物的小人技倆的。一切惡
劣卑鄙殘酷和兇狠的手段，祇有使上海的文化界多一層困難，多作一
點提防而已，並不能使上海的文化界覺得恐懼甚至屈膝，他們終于光
榮地完成了偉大的任務，一直到了現在。

藍藍

鄭篤兵

大而藍色的眼睛永遠像在洩露出無聲的語言，這就是藍藍最使人
動人的地方了。藍藍又有天生的喜愛學習地方語言的習慣。從小雖生
長在蘇州而能講上一口流利的國語，略帶吳音的廣東話，湖南話，福
建話……藍藍亦跑遍了大半片的中國的土地，她到每一個地方亦就
學會了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了。

藍藍該是一個極聰明而可愛的女孩子，她有他早年死去的父親藍
開創那參加革命時的堅毅的性格，她也有她母親那極細細的心思，
藍藍在我較年青一羣男女的友人間該是一個特色的人物，而亦是永遠
使人不能忘懷的一個人物。

認識藍藍記得在七年前一個夏天的晚上，那時我在××一家報社
裏編輯一個副刊，妻那時還在××念書，課餘譯了一些英國詩人吉伯
林的小詩寄給了我，惟在她詩裏的短短的一封信裏這樣寫着：

近來因功課很忙，這些譯詩寄給你，就作為我課餘的成績了，但
你看了不必太不高興，因為有使你高興的事情，現在後面，我時
常與你談論的那個藍藍，本星期內要到××來投考學校了，而且
她很想與你認識，你要知道怎樣來接待你一個忠誠的讀者，你應
該脫去大褂，穿上你漂亮的襯衫，你要記着一個寫戀愛小說的人

離開上海已有半年了，于靜靜的時候，時常要這樣想。我對於上
海應該是很熟悉的，但在現在，我覺得我的話也不大相信自己的了。
當時的暴力是祇能壓住了人的行動，而壓住不了人們的心，一切證明
天再來答覆吧。但是，對於這有五百萬同胞寫着的上海，教我如何
不去懷念她呢！

，不要給女孩子們在身上找出討厭的地方來啊！再有你可放心好
了，她來了一定會來看你，而且我這叫她順便帶給你一包吃的東
西……

看完了妻的信當然非常的高興，年輕人對於交女朋友是最新鮮的
一種刺激，雖則自己那時是剛結婚的人，但由妻介紹來的女朋友是
應該極落落大方的來接待她的。

那幾天心情雖有些異樣，但並沒有聽了妻換上了一件所謂漂亮的
襯衫來等待着一個女孩子時那樣的優勤，到底自己好像在那女孩子面前
裝漂亮的時期似乎已過去了，但那時妻所在我面前談起過關於藍藍的
一切，我能極清淨的向妻問來，在我想像之中藍藍是一個中等身材，
臉像蘇州的女人們一樣的「瓜子式」，喜愛活潑潑的跳來跑去，喜
愛偷看人家的祕密，歡喜說一點謔話，同時會講些俏皮話，胆大開心
細……總之我肯定是一個極可愛的女孩子。

八月中旬的下午是一個悶熱的日子，我在報社裏剛走上樓梯時，
茶房帶領了一個穿着淺紅色短旗袍的女孩子來找我了，在那女孩子手
裏提着一包東西上我該認識這個女孩子就是藍藍了吧，走進了會客
室後坐定下來，但事情出人意料之外的，來訪者不是藍藍本人而是與藍
藍同來投考學校的她的女朋友胡小姐，或許因為是天氣太熱的緣故，

胡小姐不單在額角上流着汗，講起話來亦像冬天一樣的嘴裏快要噴出熱氣來的樣子，大約她心裏一定有一件非常急要的事情要對我說，但一看胡小姐是一個不會講話的人。

——迪先生，真對不起！藍藍她剛到旅館，就病倒了，叫我怎麼辦呢，南京我們沒有一個熟人，藍藍只好叫我來找迪先生，藍藍說這是迪太太託她帶來的一包東西，這裏還有一封迪太太的信，這是藍藍寫給你的一張條子，希望迪先生能去看她。胡小姐說完了這些話，交给了我信和物件，用小手帕拭去了額上的汗珠，那時茶房倒來了一大杯涼開水，胡小姐吃了開水後，比較亦平心靜氣一點了。

——好的！請胡小姐放心好了，我一定會去看她的。我一面安慰着她，一面拆開了妻的信：上面寫着……：看到了藍藍有什麼感觸麼，她這次考進了學校就租在南京住下去了，我和她決不會考不上的，她亦認爲假使考不上亦決在南京找個小事暫時住下來，我已答應她替你對她的忙，因爲她不願意住在××這一個毫無生氣的都市之中，她的母親亦贊同她到外面去走走，亦可多見識一點，藍藍本是一個歡喜走動的孩子，不過在南京她沒有一個熟人，暫時要你「負責」照顧……

妻在負責上還加了一個括號，當然我是知道妻的這個用意的，我再繼續的看藍藍寫給我的那一張條子：

迪先生：該向你怎樣的道歉，迪太太這大託帶的物件不能親自送上，實在因爲今天天氣太熱，我在車子上中了暑，一到旅館就吐，病倒下來了，現在介紹胡小姐來見你本是十分冒昧的，不過迪太太另外還有一封大約很重要的信，又不能不馬上送給你，因此請你原諒，另有別的話大約胡小姐一定會當面對你說過了……

我看這這張字條暗暗地在想藍藍，真是一個利害的女孩子，但又不禁的奇怪起來，藍藍怎樣會知道妻子的這封信是要緊的呢，我暗地裏又重把妻子的信端詳了一下，發現了藍藍的一個秘密，在下端的封口上，明明是拆過了而重新封上的，但封得很是巧妙，不留意的人，亦就看不出來，我發現了藍藍在我面前第一次做下了偷看人家秘密的事情

，我反以像提到了一個極狡猾的賊一樣的高興起來；同時我又想起了妻在我面前談起過關於藍藍的一切，除開了喜愛偷看人家的秘密之外，還有歡喜說一點謊話，這點我想或許不久會在藍藍之前我會變成她一個謊話中的俘虜了，而反使我有幾恐慌起來，但又想起藍藍是一個會講俏皮話的人，而又樂於與她去見面了，假使一國女孩子說一點並不嚴重的謊話，而同時一個女孩子在你面前罵了你而又不使你生氣反使你覺得這些話能在心頭又痛又癢的發暖起來，我想亦是一件極有趣的事，何況對方我亦抓住了，可以罵了她而亦使她不會生氣的那些她的秘密呢，平時自己亦是一個喜愛說笑話的人，現在能棋逢敵手的亦該是一件極痛快的事情，因此我決定當晚就去尋藍藍了。

——過了胡小姐從旅館裏出來，在××下意識裏還在盤算着不知用怎樣的態度去見藍藍呢，見了藍藍後又說些什麼話呢，但那晚去看了藍藍，以我亦並沒有說出了什麼使藍藍或值得回味的話吧，因爲藍藍當時病勢轉得很凶，熱度加高，我當晚亦在妻子信上所囑託的所謂「負責照顧」的責任上就把藍藍急急的送進了××醫院去，回來匆匆的倍了胡小姐吃過了晚飯亦就獨自回報社繼續去工作了。

記得那日是在藍藍一場病後而犧牲了她上學的機會剛介紹來報社擔任工作的第二個星期，那時快近十月中旬的時候，藍藍病後略帶消瘦的身體但一對藍色的眼睛像在永遠洩露出她無聲的語言，使人像奔藍色的夜空中喜愛摘採的那一些天上的閃閃的星光，而亦永遠像星光一樣的遙遠的掛在高空之上，而使人只能幻想着空想的幻夢罷了。當藍藍在來報社不久後就給大家注意起來了，藍藍的聰明可愛之處使同事們大爲驚嘆，而尤其藍藍對於男同事們那一種滿不在乎的應酬的態度，使那位極爲固執的總編輯金中一先生亦對她搖頭讚賞不止。而從中多出了許麻煩來的倒是我自己，這個來問藍藍的身世，那個來問藍藍的家庭狀況，有些老不客氣的同事暗暗的要求我替她們從中介紹，他們明知我自己已有了太太對藍藍已無資格再有一點野心，因此這藍藍與藍藍之間亦避免了不少的人們的閒言，而我在別人之前暫時亦以藍藍的監護人自居，雖則他們亦知道藍藍的年齡那時亦快要到二十來歲了。

藍藍在報社所担任的工作，她極能應付過來的，是翻譯些外國的商情電報，在那些數字和單字上早年她在教會大學中的英文程度已有了很好的基礎，但她認為若有補習英文的機會，她還是希望繼續進修。因此就在那時她要求每天到翻譯組主任老李的家裏去補習，當時老李亦極願犧牲他上午一二小時的時間，專為藍藍上英文課，我當然為藍藍的好學的那種精神，非常佩服，而在老李的面前亦替她表示了一翻感激。老李是快五卅來歲的一個生得極清秀的人物，在報社中服務快近有二三年了，他早年在日本學習軍事不知怎樣後來又跑到英國去研究心理學了，回國來後又受朋友的挽請寫明其妙的做起報社的翻譯工作來，藍藍在國幾個月在老李家中補習英文時，回來時有時被請到我的寓所來聊聊天，亦常常談到老李的為人，藍藍極佩服老李的才能，說他又會日文，德文，法文，俄文，而且又精於攝影，又會畫幾筆畫，又會一點醫學常識，在他家裏時常自己配製藥品，醫治小病，而且據老李自己告訴藍藍，在英國時曾一度學習過駕駛飛機和汽車，藍藍又

笑着說：「李先生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亦會演戲，而且精於化妝，李先生拍過一張一面自己坐在沙發裏扮了一個女人，一面自己穿得像個畢三一樣的跪在自己的面前向他自已求婚的照片，這張照片李先生假使他自已不說，我亦認不出來。而且李先生還會修理無線電和製造一些金屬用品，這是使人莫明其妙的事，李先生真是一個萬能博士呀！」我每次聽完了她讚賞老李的話，心裏總拿定了注意或許老李同藍藍上英文課時會上一點超過平常情感的事務吧！當時爲了自己好像在禮裏就像是藍藍的家長一樣，而有些對老李憤憤的樣子了，因爲我知道老李是早已結過婚的人，雖則妻子遠在北方，但一想他們夫婦間感情很好，因此回頭這些欺騙的手段，亦決非老李所會幹的，同時，老李的妻女亦爲北方醫學界中極活動的人物，老李亦不會那樣，因一時的感情的衝動而鬧出了家庭的悲劇來，或許是自己的對他們的多疑，但藍藍是一個極力的女孩子，老李或許亦真會著了魔，當時我很想在機會在藍藍面前探探她是否亦已知道老李早已有妻子了。（未完）

女店主

(續)

彭泰堯譯

第八場

侯爵和索冷陪麗娜

侯爵 (可惡的伯爵！拿他的幾個臭錢，來中傷我。)

麗娜 憑良心說，伯爵先生太仁慈了。

侯爵 他有幾個臭錢，就可以得體面，驕傲。

我很明白，在這世界上，應如何處世接吻了。

麗娜 我也很明白，在這個世界上應如何處世接吻！

侯爵 我想，你們女人家只想得些禮物。

麗娜 禮物，是不會傷腸胃的。

侯爵 我以爲這是給你們一個很大的恥辱，用禮物來引誘你們屈服。

麗娜 實在的，侯爵先生，你從來沒有侮辱過我。

侯爵 我就是將來也不會侮辱你的。

麗娜 我很相信。

不過，有什麼可以效勞的地方，請儘管吩咐。

那麼，老爺什麼地方能够幫助我，我到很想知道。

侯爵 一切一切，請試試罷。

麗娜 假如，我們……怎樣？

侯爵 天呀！你有這樣仁慈呀。

麗娜 太客氣，老爺。

侯爵 呀！我幾乎說錯了。我要咒詛我的官銜了。

麗娜 爲什麼呢，先生？

有幾次，我到願意我是個伯爵呢。(註)

麗娜 是爲了他的錢嗎？

侯爵 啊！錢？我看來，如同一個無花菓。如果同他一樣，是個可笑的伯爵，……

麗娜 那麼你怎樣辦？

侯爵 鬼……我同你結婚。(下)

（註）歐洲舊習，伯爵以上之貴族，不能和平民結婚。

第九場

蜜冷陀麗娜獨白

嗚！不會說說這一個尊貴的守財奴侯爵先生，會要同我結婚呢？如果真得想同我結婚，他至少有些困難的地方：是不願意他。災肉我是歡喜的，但是煙火我卻不願。如果我和那些想同我結婚的人們結婚，啊，我會有多少丈夫哩！有多少多少的人硬想同我結婚呀。而只有這位騎士先生，會粗魯得像狗熊一般，很嚴厲的對待我呀？這是我第一個外路人來到我們店裏！他還沒有會同我應酬過。我雖不敢說人人都會愛我；但我也決不是這樣的下賤，這真是一件可恨而傷心的事。他是女人們的仇敵嗎！他不能見女人們的面嗎？可憐的瘋子！他還沒有遇見一個利害的女人呢。但他不久就會遇見她，遇見她。誰曉得他沒有找到呢？只是同他這類的人做起，祇有增加煩惱。那些同隨在我後頭的，會馬上拋棄我的。榮華不是為我的；財富在我可把他看做，可把他不看重；在我所喜歡的，是別人尊敬我，倚慕我，愛我。這是我脆弱的地方；這差不多是所有的女人們脆弱的地方。我不想和任何一個人結婚：我不需要任何人，誠實的生活着，和享受我的自由。和一切的人應酬，但決不愛上任何一個。我愛談笑這幅畫之漫畫，我要以這些方

誰來達到勝利，和打倒那些對女人心腸毒辣的仇敵們！我們是自然之母所創設的世界最優美的東西！

第十場

范白理左及其對話者

理左 喂！主人。
麗娜 什麼事？
理左 那個外路人，在房裏大聲叫，說他的被單和原來的一樣，他不要。
麗娜 我曉得，我曉得。他對我也說過，讓我來服侍他。
理左 好極了。那麼你可來我這裏，把這些東西拿給他。
麗娜 你去吧，你去吧，我來送去給他。
理左 你買的想法去給他嗎？
麗娜 是的。
理左 須知這個外路人，他會無禮的對待你的。人人都是無禮的對待我。你小心吧。
麗娜 （她已被我看對了。不會有什麼好處。她只引誘我，但是將來不見得同我怎樣。）
麗娜 可憐虫！他懷抱着很大的奢望呢。我將滿足他的慾望，因為他很忠實的服侍我。

麗娜 爲什麼？范先生！你厭棄我了嗎？你記得吧，你父親臨死之前，對我們兩人講了些什麼？
理左 是的；當我將來想娶結婚的時候，我會想對我父親所吩咐的那些話。
麗娜 但是我的肚量太窄，很多事情我實在不能忍受了。
理左 你到這相信我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是輕薄嗎？是個賣俏的嗎？是個瘋子嗎？我真奇怪你。我對你是對付一般外路人好點，他們去了不是又會回來嗎？我的目的，是給他們一點好的印象，我的旅館就可賺錢了，至於禮物，在我並不需要。當我將來要結婚時……我會想起我父親的。誰將來服侍得好，用不着爲我憂慮的。我明瞭：我知道我的責任……但我沒有被人家認識，够了，范白理左，如果你能，就瞭解我吧。（下）

理左

誰能了解她，她是這樣的聰明。一時似乎愛我，一時似乎不要我。她總說她自己不是一個輕薄的人，但是想怎樣便怎樣做。我不知道該怎樣說。看將來吧。我喜歡她，我愛她；我爲她將我一生的時間爲她的利益而努力，唉！必須要開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有些事情讓牠去罷，橫堅旅客來了又會去的：我始終是留在這裏，最幸福的事將來終歸我的。

第十一場
騎士與僕

騎士 拿杯來古力茶給我喝。(僕出)

(騎士稱信)

「一七五三年正月一日自西也納城。(一龍寫給我的?) 涅拉奇，太卡尼，吾等愛之友，謹以至誠之友誼。奉告 足下，新即東裝歸里。馬拿伯爵頃已逝世：(可憐的紳士！我誠為他痛心。) 遺一弱女，守關未字，承繼一十五萬金圓。友等欲以此佳緣加贈 足下，願代奉告，乞 即前往接洽……」這事於我打緊，我一點也不想知道。他們都聽得我是婦孺兒不要女人的。而這位親愛的朋友，他比別人更明白，所以尤其使我沒趣。(斯信) 一十五萬金圓，在我有什麼稀呢？因為我是獨個人，用不了這許多。倘使有配偶的話，那就是再多些也是不夠的。提起妻子，在我好像三四日復發的瘧疾病榻！

第十二場

侯爵及其對話者

侯爵 朋友，你高興嗎？我來同你坐一會。

騎士 好的，不勝榮幸之至。

侯爵 你我之間，至少以誠相待；但是伯爵那個蠢驢就不配同我們說話了。

騎士 親愛的侯爵，請原諒我；如果你要別人恭敬你，你也該恭敬別人。

侯爵 你知道我們的性情，我對任何人都很客氣，祇有他我不能容納！

騎士 你不能容忍他，因為他是你的情敵罷了。

侯爵 期臨到了……期臨到了……(一起喝這

一個女店主！像個聰穎的人，會去追求一個那樣的女人。

侯爵 我的騎士，她使我眩暈了。

騎士 啊，發瘋，懦弱！什麼叫做愛？為什麼女人們不能使我頭倒哩？她們的甜言蜜語，就是她們的魔術；誰如果像我一樣，就是她們的魔術；誰如果像我一樣，就決不會有中魔術的危險。

侯爵 算了！這個我可不想，可以不想。使我很煩惱和使我很不安的，是我鄉下的那位管賬先生呢。

騎士 他對你做了什麼了不起的事嗎？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他對我失了信用！

侯爵 他對我失了信用！

騎士 這是一個人大……

侯爵 也只不過七八天吧？……

騎士 你是騎士，你可知道，這就是所謂信用，我現在到了約期，又……唉！真想把老天爺打幾拳呢。

侯爵 看你這樣發悶，我很難過。(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婉言拒絕他)

騎士 麻煩你吓，八天就可以了，幫我一吓吧……？

侯爵 親愛的侯爵，如果可以，我很願為你効勞；如果有，我一定答應你，但是我

騎士 也沒有，我也在等錢呢。

侯爵 不這樣地向我解釋，說你沒有錢。

騎士 你看吧。這是我全部的財富。還不到兩個錢金。(將一個錢金和些零錢給他看)

侯爵 這是金子的錢金呢。

騎士 是的，是最後的一個；可沒有別的了。

侯爵 借給我吧，我們就會見面的。

騎士 那麼我以後呢……

侯爵 怕什麼？我會還你的。

騎士 我不知道怎樣說好，拿去罷。(將錢金遞給他)

侯爵 我有件很要緊的事……朋友；現在這點鐘；我們吃中餐時再見吧。(拿起錢金，走了)

騎士 (未完)

編校後記

編者

這一期因為卷期停止的關係，未能按時出版，應向讀者表歉意。

第一篇是張青水先生的大作，凡我青年都應一讀。

遺教研究編，承蒙遺教研究專家陳知行先生惠賜宏論，生色不少。『中山文匯』，是陳先生化了許多時間才寫得成的，現在印刷中，讀他先將序文交本刊發表，殊可感激。何先生的一文寫得很有勁。

杜先生的一篇論文，是非常有見地的，研究政治學的青年定以先觀為快。劉俊先生的文筆，直捷爽快，如其為人。

文匯編各篇均很好。李旭且教授的一題，是極高英國最高學府的風光。楊謙如先生好文藝作品，早為識者所欽佩。史爾、鄭筆兵兩先生亦是時常發表文藝作品的。

正氣月刊

第四卷 第二期

編輯部 桂林建幹路十一號之三

發行部 桂林李家村三號

印刷者 蕩報社 桂林東華路二十七號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廣西分社 桂林西門路十七號

| | |
|----|------|
| 定價 | 每份一角 |
| 半年 | 四元六角 |
| 全年 | 八元 |

本刊已呈請政治部內政部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面目一新的

前鋒月刊

每逢月中出版

現已出至二卷二期

每期定價 六角

預定半年三元六角(郵費另加)
特大號價目另定預定不加價

廣告效力宏大

社址 重慶新市區李子壩
桂林東華路廿七號

桂 渝 蕩報

言論——正確
消息——靈通
編排——新穎
寄遞——迅速

電話 重慶 二二二九二
桂林 城內 二二二八八
桂林 城內 二二二八八
無線電掛號 渝桂兩社通用 二二二七